



修録系考
十九—二十三
五

15
121
5



孩餘叢考卷十九

陽湖 趙翼



女媧或以為婦人

司馬貞三皇本紀女媧氏亦夙姓有神聖之
立号自女希氏以木泣王是女媧古帝王之聖者古無
文字但以音呼後人因音而傳以字適得此女媧二字
初非以其為婦人而加此号也凡倍通云女媧禱祀神
祇為女媧置行媒自此始路史因之謂女媧佐太昊
禱於神祇而為女媧正姓氏取媧媧是曰神媒則女媧
亦但係創置媧媧媒妁之人而非女身也乃後人因女
媧之名遂有以為婦人者五充論衡引董仲舒之說兩



不霄祭女媧。謂仲舒之意。蓋以女媧古婦人。為帝王者。男陽女陰。三氣為害。故祭女媧以求祐也。充又云。今倍國女媧。多為婦人之象。則女媧之祀。為婦人。其來久矣。北史祖瑒。謂陸令萱。實婦人之英傑者。女媧以來。未見其祀。程伊川。易傳於坤六五。亦云。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則伊川亦以女媧為婦人。

煉石補天

皇甫謐。帝王世紀。及司馬貞三皇本紀。皆謂女媧氏煉石補天。其說本於列子。及淮南子。謂女媧煉五色石以補天。浩極荒幻。宜乎王充非之也。然充徒以為天非玉石之類。豈石所能補。且女媧。豈能及天。不能及天。

又安有階級可上。此則三尺童子。皆能知之。何煩辨駁。須得其訛傳附會之由。乃為篤論耳。陸深以為古時生民甚樸。茹毛飲血。未能盡火之用。女媧氏煉五色石。以通昏黑之變。輔烹飪之宜。所以補天之所不及。後世焚膏繼晷。燭火代明。皆此意也。其說稍近理。然直以為上古未有火。至女媧始取火於石矣。此以之屬燧人氏可也。而何以屬之女媧。况取火何必五色石耶。昔鄉黃莊御進士。謂五金有青黃赤白黑五色。而皆生於石中。中昧初開。莫能識別。女媧氏始識之。而以火煨煉。而出其後。畧用泉貨。無一不需於此。實所以補天事之缺。故云煉石補天也。此論。雖創而甚確。

蚩尤為黃帝相

國策蘇秦謂秦王曰。皆黃帝伐涿鹿而擒蚩尤。史記黃帝本紀。蚩尤作亂。不用帝命。帝乃與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是古未嘗以蚩尤為黃帝所誅也。然管子四時篇。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遂置以為六相之首。又云。蚩尤明於天道。故使為當時。注云。知天時之所當也。則蚩尤又嘗為黃帝相矣。韓非子十過篇。及王充論衡亦云。黃帝合鬼神於泰山。畢方並轄。蚩尤居前。而周禮表祭。豕。鄭康成云。祭黃帝。蚩尤。又漢書禮。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蓋亦以蚩尤始作兵。而為黃帝臣。故月祀之也。豈此蚩尤。另是一人耶。抑或蚩尤本有非常之材。能察

陰陽。造兵器。被擒後。黃帝仍赦而用之。而史記所紀。多一殺字耶。吳仁傑辨漢春秋。黃帝蚩尤句。謂乃是祭蚩尤。旗之星耳。蚩尤已為黃帝擒殺。何得既祀。黃帝又祭蚩尤云云。此第知蚩尤與黃帝戰。而不知黃帝之相。有蚩尤也。況天星本何名。亦以此星主兵。而蚩尤實始造兵器。故以其名。為星耳。而謂是星非人。豈此星自謂人曰吾名蚩尤哉。

湘君湘夫人非堯女

湘君湘夫人。蓋楚俗所祀。湘山神夫妻二人。如後世祀泰山府君。城隍神之妻。必有一夫一妻。以及蓼花洲閻錄。所載杜拾遺。訛為杜十姨。而以此配伍子胥也。屈原

湘君篇明言望夫君兮未來。夫君即指湘君也。若女子則不應稱夫君也。下云揚灵兮未極。女嬃媛兮。余太息則原自言布精灵以求感格。而尚未應。故姊嬃為我太息。喻已之忠誠不能悟君而姊規之。非指湘君為女也。湘夫人篇帝子降兮北渚。曰帝子者。猶云天帝之女。並未確指為堯女也。天問篇所述舜禹夷羿等事。鋪張最多。若以湘君湘夫人為堯女。則哥中必亦引用南巡蒼梧之事。以為波瀾。乃尔篇中並無一字以此。知屈原本末指為堯二女也。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其曰帝女亦謂天帝之女。並未指為堯女也。曰居之亦謂帝女之所居。而非以為死而葬此也。山海經所附會舜事甚多。姊蒼梧之山。帝舜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又蒼梧之山。舜与叔均之所葬。以及娥皇生三身之國。為姚姓之妻。不一而足。使以堯二女為葬於洞庭。必又有次許鋪綴。而不各並無一字。則山海經亦尚無堯女葬洞庭之說也。自王叔師注楚詞。湘君湘夫人。謂堯二女。娥皇女英。妻於舜。往征有苗。二女從而返。道死於沅湘之間。因而張華博物志等。皆承此說。湘君湘夫人。遂為堯二女矣。按博物志但云舜二妃曰淮夫人不言湘君也。叔師之說。蓋本於史記。秦始皇浮江至湘山。大風不得渡。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堯之二女為舜妃。死而葬此。此叔師所由誤也。郭璞引河圖五而博士之說。蓋又本且弓舜葬於蒼梧之

野三妃未之從之。遂以為舜妃從駕不及而死於此。為湘君之神。此又博士所由誤也。殊不知且了所云本謂古無夫妻合葬之制。如舜葬蒼梧而妃嬪不曰葬明乎。合葬之制自周公始。初不言二妃從舜不及而死於汨。既也。況且了言三妃而此以二妃當之。尤見其牽強不相合也。劉向諫起昌陵疏亦云舜葬蒼梧一妃不從則此三妃為二妃已久矣。古未惟郭景純識其誤而未識其致誤之由。且亦以湘君為女神。故特弁之。

隸畧不始於程邈

程邈云秦下邳人。程邈字元岑。為縣吏。以罪下雲陽獄。精思十年。益小篆方圓而得隸畧三千字。奏之。始皇善

之用。為御史時。以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為隸人佐畧。務趨便捷。故曰隸畧。是以古未皆以隸畧為邈所作。然封氏間見記。謂鄴道元注水經云。臨淄人舜古家。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為隸字。言存太公六代孫朝公之棺。惟三字是古篆。餘同。今畧則知隸畧非始於秦也。封氏又謂此畧在春秋之前已有之。但諸國或用或不用。程邈覘下省易。有便於時。故修改而獻。非創造也。然則隸畧非起於邈矣。又按許氏說文自序云。秦李斯省改史籀大篆作小篆。又有隸畧。以趨約易云。似隸畧亦李斯所作。下下文又謂新莽改定六畧。一古文。二奇字。三曰篆畧。即小篆。秦始皇使下邳人程邈所作也。四佐畧。

即秦隸昏云。是許氏於隸昏不言程也。所作而反以
小篆為遛作

造筆不始於蒙恬

馮鑑事始載蒙恬造筆蔡倫造紙字存估俾謂恬乃奉
人而詩中已有彤管乃女史所載之筆又傳留史載筆
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絕筆於獲麟尚昏中隸云
元龜負圖出周公授筆以時文為之又爾雅及說文云
秦謂之筆楚謂之律吳謂之不聿造謂之弗丌耒尚矣
孫臏誘屠涓斫大樹白而昏之當亦椽筆醮墨以昏若
用力刻昏夜豈能并識乎馬大年乃附會以為簡牘之
筆乃今竹筆非毫也至蒙恬始用兔毫耳不知莊子昏

中有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舐筆和墨之語則改毫染
墨明矣莊子在恬之先則非造於恬明矣韓非子飾令
篇亦有三寸之管之語韓非亦先於恬崔豹古今注蒙
恬之為筆也以柘木為管鹿毛為柱羊毛為被亦非謂
兔毫竹管也則筆不始於蒙恬明矣或恬所造精於前
人遂獨擅其名耳至蔡倫造紙亦自疑丌不始於倫者
謂倫乃後漢人而前漢外戚傳赫蹠昏注謂赫蹠乃小
紙也則紙字已見於前漢矣然後漢昏蔡倫傳古昏多
編以竹筒丌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筒重不便於人
蔡倫乃用樹膚廣頭及做魚網以為紙天下咸稱蔡侯
紙則古時本以縑帛為紙前漢昏所謂赫蹠小紙蓋亦

縑帛所成而非樹膚廣頭所造也。然則造紙實始于倫。非如蒙恬之前已有筆也。王充論衡云：竹木在山林，未知所入，截竹為筒，破以為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斷木為槩，析之為板，刀加刮削，乃成奏牘。按王充與蔡邕同時，已在倫之後，其時尚多用簡牘，可知蔡倫所造流布尚未廣也。按古時蒸骨本用竹筆，如今木工墨斗中所用是也。故筆字本古，特字無能者，惟竹而已。則能之乃令入軍機，知繕字全見。不亦用筆止上木工之竹筆相似，乃知外書尚多用竹筆也。

左右袒不始於周勃

史記周勃入北軍，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此事實有所本。按儀禮：凡吉凶事皆袒左，惟受刑袒右。本古制也。左傳：吳闔廬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向欲與

欬

楚者，右欬。與吳者，左。軍在周敬王十四年。亦見說苑善說篇戰國策：齊有一女，二家求之。母告女曰：欲東家，則左袒；欲西家，則右袒。乃女兩袒，曰：欲東家，食西家宿。以東家富而醜，西家貧而美也。史記周赧王三十六年：奔渚，苗殺馮王。孫賈入市，呼曰：欲與我，洙渚苗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又漢昏陳勝起兵，令下衆袒右，以示異。此皆在周勃之前。又晉昏淮南王允，欲洙趙王倫，率帳下兵直出，曰：趙王反，佐淮南者左袒。於是左袒者甚衆。梁平侯景暉，臣多勸元帝還都建業。元帝意不欲，乃大集文武，曰：勸吾去者左袒。於是左袒者過半。此又後世之踵事者。

牛耕不始於趙過

鄭樵通志謂牛耕起於趙過。古者惟以牛服車不用於耕。昏曰犖。牽車牛遠服。賈又曰。放牛於桃林之野。易曰。服牛乘馬。詩曰。苑彼牽牛。不以服箱。皆以服車為言。否則用以祭祀。周禮牛人之職。供享牛膳。牛犒牛兵。車之牛而已。否則如田單之縱火奔王。之霧鐘而已。未聞以牛耕也。月令季冬。令民計耦耕事。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蓋三代以上。皆兩人併力。一耜一耜。不用外耕也。宋景文筆記亦云。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而以王弼傳易。所云牛稼稽之資者。為不知漢以前無牛耕之事。獨王伯厚困學紀聞。則以為牛耕不始於趙過。而引冉伯牛名耕之說以証之。若三代不用牛耕。則冉子何以名耕。字伯牛也。此論甚確。不特此也。韓非子外儲篇。少室周與功士牛子耕。角力而不勝。又史記司馬牛。牛亦名耕。字子牛。家語并云。司馬黎耕。字子牛。黎犁字古通。則尤其是牛耕之明証。蓋古時原有人耕牛耕二法。國語耕籍之制。王耕一垓。韋昭注一耜之垓也。王無耦。以一耜。左傳二五耦。杜預注亦云。二耜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共墾。傷晉室也。此則人耕之說也。月令耕籍之制。天子三推。若人耕則安用推。此則牛耕之說也。管子形勢篇。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此尚未指明人耕牛耕。**山海經**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山海經**縱橫。隗然。史記

已引之則為漢武以前之昏而已。有牛耕之說則牛耕非起於漢武時審矣。王充論衡舜蒸蒼梧有象為之耕。丌說雖荒約然亦可見耕之用快也。且易云神農氏採木為耒。論衡亦云神農撓木為耒。乃牛耕之具若大耕安用採撓之使曲乎。則以理推之神農氏已用于耕矣。景文夾漈所引蓋本崔寔政論。漢武使趙過為搜粟都尉教民以牛耕。遂以為確據。不知南北爪信不同。有用牛耕者。有不知用牛耕者。過第就丌不知牛耕者教之用牛。如後漢王景值百姓不知牛耕。景教以牛犁。由是墾闢倍多。又任延為九真守亦以牛耕教民。皆是同此一方農事之所未有。而丌實非自景與延創也。趙過之以牛耕得名。蓋亦本古注而施之於不知牛耕之地。後世遂以為牛耕之始耳。且景文所云亦未深考也。漢書食貨志武帝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本古法也。後稷始耨田以二耜為耦。耜尺深尺曰耨。一畝三耨。歲代種之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倍他田。過使教田太常三輔二千石。遺善田者受田。置學種法。民或苦少牛亡以趨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尚奏光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犁。據此則二牛三人之法本始於後稷。過第用其法以教人。其後牛不足而平都令又教以用人輓犁。則以人輓犁轉始於過。與平都令而牛耕始於過也。景文夾漈徒據崔寔政論一語遂以為

據而不復詳考亦太疎矣。至詩書所云牽車服箱之類，蓋各就其一事以爲言。有不可執一以例其餘者。卽如江以南六朝時皆用犢車。今江南之人語以牛可駕車，必駭異以爲無是理。而不知今雲南廣西尚有以牛駕車者。大河以北牛車更多。又如驢馬之類。江以南知其可以乘騎而北人兼用以耕。夾滌景文之論毋亦囿於一說矣。又湧幢小品謂中國耕田必用牛。若鐵齒耙土乃東夷擔羅國之法。今江南皆用之。不知中國原有此法耶。抑唐以後始倣而爲之也。是又以人耕爲中國所本無矣。

雲臺無來歎。凌烟閣無郭子儀。

漢明帝圖畫光武功臣於雲臺共二十八將。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共三十二人。其詳載於後漢書。馬援不與以其爲椒房親也。然光武功臣尚有來歙。光使隴說隗囂往返數四。當世稱爲信士。及囂叛則固守略陽者。經年帝賜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合悉監諸將。馮異耿弇蓋延馬武劉尚等。平隴西諸羌。又攻蜀擊公孫述。後爲刺客所殺。是來君叔之權任。及光武之倚信。俱在諸功臣之上。而雲臺圖像竟不及之。殊爲闕事。新唐書武德功臣十六人。貞觀功臣五十三人。至德功臣二百六十五人。德宗卽位命史館考勳名。特高者九十二人。以三等條奏。增至一百八十七人。每等武德以來宰

相爲首。功臣次之。至德以來將相又次之。大中初又詔
求功臣三十七人續圖凌烟閣。今俱載新唐書一百九
十一卷。然功臣如郭子儀、李晟、渾瑊、裴度、李光顏、李愬
等俱不在內方。德宗時晟、瑊皆未死。其不入圖畫固也。
子儀已死。何亦不入圖乎。况大中之續錄三十七人中
有馬燧而晟、瑊與燧同時。號三大功臣。何以不入。李光
弼雖入而別在二等。此皆不可解。郭子儀傳有圖像凌烟閣之
語而新書凌烟圖內愈之

馬氏銅柱有三

馬援所立銅柱在林邑國。唐書環王傳本林邑地。海行
三千里。至其國南有大浦。援所立五銅柱在焉。援留十
戶於其地。隋末蕃衍至三百。皆姓馬。俗號爲馬留人。此
漢時所立銅柱在交趾者也。馬總爲安南都護。建二銅
柱於漢故處。劉著唐德兼以明伏波之裔。此唐時所立
銅柱亦在交趾者也。五代史馬希範攻溪州蠻。降之。乃
立銅柱爲表。命學士李臯銘之。此五代時所立銅柱在
五溪者也。皆馬氏故事。按今廣西太平府鎮南關外尚
有銅柱。據明史廣西思明州土官黃廣成上言。元設思
明府南以銅柱爲界。元末交人越銅柱二百里。侵奪思
明地。乞敕安南還侵地。仍以銅柱爲界。此所謂銅柱。卽
今廣西鎮南關外之銅柱。與思明相近者也。然唐書所
謂林邑國則在廣東之南。離鎮南關甚遠。豈援所立銅
柱本在林邑。而今鎮南關之銅柱則總所立耶。

徙銅人不始於魏明帝

魏明帝紀徙長安銅人承露盤之類於洛。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任昉述異記：魏明帝取漢武捧露盤仙人，既拆盤，臨行泣下。此皆魏明帝事也。然漢書武帝本紀：作通天臺，飛廉館。應劭註曰：飛廉，神禽。後漢書明帝永平五年，至長安，迎取飛廉并銅馬，置上西門外。名平樂觀，亦見程大昌演繁露。則移置飛廉銅馬，實始於漢明帝。而魏明帝特倣之。後趙石虎又徙洛陽飛廉鐘虡之類於鄴之華林園。則又倣魏明帝而卽徙魏明帝物耳。陳壽三國志於董卓傳既云：卓遷天子都長安，悉推破銅人鐘虡以鑄錢，而于魏明帝紀又云：徙長安銅

人承露盤之類於洛陽。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銅人既爲卓所推破，此所徙又兄何物，殊不明晰。按潘岳關中記：秦銅人十二，卓壞以爲錢，餘二枚。魏明帝欲徙於洛，重不能致。任昉述異記：魏明帝詔取漢武捧露盤仙人盤，既拆，臨行泣下。然則卓所毀者，乃秦銅人十二之十，而魏明帝所徙，則漢武承露仙人及卓毀秦銅人所餘之二也。後漢書方術傳：蒯子訓摩挲金狄卽此秦餘之二，而李石續博物志又謂符堅毀其二以爲錢，其一百姓推置河中。按董卓毀後僅餘其二，安得又有一入河耶？

牛繼馬非晉元帝

晉書載魏明帝時河西柳谷出元石圖有牛繼馬後之象故司馬懿深忌牛氏爲二楹共一口以貯酒懿先飲其佳者以毒酒鳩其將牛金而其孫恭王覲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蓋當時傳聞如此魏收本之作魏書因謂僭晉司馬叡母夏侯氏字銅環與牛金姦通而生冒姓司馬以爲此石之應通鑑等書皆從其說然金已爲懿毒死則夏侯氏所通小吏別是一人也而收云云可見晉傳聞謬悠之詞耳唐元行冲則以爲元魏昭成帝名嬖繼晉受命乃爲牛繼馬之象特爲著論此又可備一說

宮中屠販不始於東昏

宮苑之中列肆作屠沽之戲世多知齊東昏侯事南史東昏於苑中立大店肆以潘妃爲市令自爲市吏錄事又於埭上設店坐而屠肉民間謠云閨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是也然此戲不自東昏始通鑑漢靈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鬪帝着商賈服從之宴飲爲樂晉書太子適於宮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也故太子好之又會稽王道子使宮人爲酒肆沽賣於水側與親昵乘船就飲以爲樂宋書五行志亦載此事并謂道子身自貿易於其中又宋營陽王未廢時亦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酤賣是皆東昏以前事

四聲不始於沈約

沈約作平上去入四聲韻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歲而不悟獨得胸臆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然石林詩話謂魏晉間雖未知聲律而陸雲相謔之詞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已與後世律詩無異知此體出於自然不待沈約而後創也今按隋經籍志晉有張詠撰四聲韻林二十八卷則四聲實起晉人而非石林所謂古人暗合者矣南史陸厥傳云沈約謝朓王融以文章相推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相宣將平上去入四聲以之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微不同謂之永明體沈約作宋書

謝靈運傳後論之甚詳厥乃為書辨之以為歷代眾賢未必都問此處也此又約之前已有四聲之明証即與約同時者周顒有四聲譜行於時劉善經有四聲指歸一卷夏侯詠有四聲韻略十三卷王斌有四聲論晉齊梁間人又梁武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沙門重公竭梁武帝帝問在外有四聲何者為是重公應聲曰天保寺刹出以語劉孝綽孝綽曰何如道天子萬福則約同時之人明於此者亦不止約一人特約獨取以成書遂擅名耳

東齋紀事云唐孫而集諸家韻書作唐韻而從前周顒切韻沈約四聲譜夏侯詠四聲韻略之類皆廢宋真宗時陳彭年晁迥咸約條貢舉事取字林韻略字統及三卷爾雅等書為禮部韻遂著為格是祐中買昌朝言舊韻略多無訓解又疑單聲與重疊字不同義理恐眾人詩賦誤用乃詔丁度修禮部韻略以唐

諸家韻本川定其韻字者凡三十處許令附近通用單聲及疊出字皆於字下註之此禮部韻略之始末也吳曾漫錄又論度等修韻既不得其始徒屑屑於張布文鄭大修書先後之釋爾

縱囚不始於唐太宗

縱囚事唐太宗最著。白樂天所咏死囚四百來歸獄是也。然不自唐太宗始。後漢書馬援為郡督郵送囚援哀而縱之亡命遇赦鍾離意送徒詣河內解其桎梏恣所欲過與尅期俱至無一或違者。又縣人防廣為父報讐繫獄其母病死意聽廣歸家使得殯斂。廣斂母訖果還入獄戴封為中山相囚四百餘人當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尅期日皆無違者。虞延為漁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囚徒各使歸家並感其恩應期而返。晉書曹摅

為臨淄令獄有死囚歲夕摅行獄憫之曰卿等不幸致此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暫歸耶囚皆感泣摅開獄出之尅日令還掾吏固爭不聽至日果如期返。范廣令堂邑丞劉榮坐事當死家有老母至節廣輒遣歸榮如期至此皆漢晉時縱囚故事也。齊辛雜識又引何允席闡文二人按允在齊為建安太守為政有恩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返。闡文在梁為東陽太守冬至悉放獄中囚依期而至事皆見南史。今考歷代史傳更不止此。宋書謝方明為南郡相嘗於年終放江陵獄囚使過正月三日還到。主簿等固諫以為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過言當令人情偽薄不可以古義相許。方明

不聽悉遣之。至期有人醉不能來。違二日乃返。又一囚十五日不至。五官朱千期欲捕之。方明不許。因逡巡墟里不肯遽至。鄉里責讓。仍送至。又梁書王志為東陽守。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惟一人失期。明日果至。乃囚婦孕也。傳岐為始新令。冬至故死囚還家。獄曹固爭不可。岐曰。囚若負信。令當坐。竟如期而返。何子季守建安。每伏臘日放囚還家。亦依期返。此皆南朝事也。惟陳書有張種者為無錫令。見重囚在獄。天寒呼之。出幕日遂失之。後周蕭擣上州刺史。至元日獄中囚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爭之。擣曰。昔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以之獲罪。亦所甘心。諸囚荷恩如期而至。張華原為兗州刺史。先有繫囚千餘人。華原隨事決遣。至年暮。惟有重罪數十人。華原各給假五日。日期盡。速還也。囚皆曰。有君如此。何忍背之。侯期畢。至孫伏伽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至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枷憫其苦。乃與之期約。某日當至。悉脫其枷。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隋文帝聞而異之。于是賜伽宴於殿庭。并詔諸流人悉宴而赦之。此皆北朝事也。白孔六帖。唐呂元膺為蘄州刺史。嘗錄囚或以歲且不能歸省為恨。元膺悉歸之。答如期返。新唐書。唐臨為萬年丞。有輕囚久繫。方春農事興。臨悉縱歸。與之約。囚如期還。元德秀為魯山令。有盜繫獄。會虎為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恐盜逸。德秀曰。吾自任之。明

日盜尸虎還宋史冷幽傳寒食放囚歸祀其先囚感泣如期至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十年五月詔天下獄囚除殺人者待報其餘槩行疎放限八月內如期自至大都後果如期至遂赦之共二十二人又陳天祥傳天祥知壽昌府執倡亂者二人斬於市其黨王宗一等十三人就擒以冬至日放還家約三日來如期皆至白宣慰司盡釋之明史許文岐爲黃州守獄有重囚七人縱歸省刻期而還乃請於上官貸之周瑄爲南京刑部尚書嘗暑遣囚之輕繫者曰召汝則至囚歡呼無失期者俱見本傳此又唐以後縱囚故事也

圖畫學士不始唐太宗

封氏聞見記唐太宗爲秦王時使問立本圖秦府學士杜如晦等一十八人褚亮爲讚世所傳十八學士圖是也然南史王亮傳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爲士林使工圖其像北史魏收傳齊孝昭帝起元洲苑畫收於閣上則圖畫學士六朝時已有之太宗特衍而爲之耳翰林盛事開元中并張說等十八人爲學士於東都上陽宮含象亭圖其形系以御贊此又衍太宗故事

陔餘叢考卷二十

陽湖 趙翼 耘菘

貢荔枝不始於楊貴妃

唐書楊貴妃好荔枝南海歲貢荔枝飛馳以進然方暑而熟經宿輒敗此貢荔枝故事也按後漢書和帝紀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死者繼路因臨武長唐羗上書言狀乃詔罷之則貢荔枝不自唐始矣金世宗紀上謂宰臣曰朕嘗欲得新荔枝兵部遂於道路持設鋪遞項因諫官黃久約言始知之是金時亦有貢荔枝之事然荔枝出閩粵粵三處金時皆無其地不知其設鋪馳遞者何地所出也

楊氏五家合隊

新唐書敘楊氏五家合隊最不明折楊貴妃傳云以貴妃寵擢其兄鉞鴻臚卿錡侍御史而釗亦寔顯又三姊封韓虢秦三國夫人據此則鉞錡釗及韓虢秦應是六家下又云鉞以上柱國門列戟與錡國忠諸侯五家第合聯且帝所得奇珍分賜五家如一則所謂五家者兄弟中缺一家耶姊妹中缺一家耶下又云鉞秦國早死故韓虢與國忠貴最久則又應是四家矣而其敘華清從駕處復何以云五家車騎各為一色俄五家合隊爛若萬花耶楊國忠傳天寶七載國忠為御史中丞三妹封國夫人兄鉞擢鴻臚卿與國忠皆列戟則又遺却錡一人與貴妃傳不合按舊唐書貴妃傳元宗封韓虢秦三姨又擢貴妃從兄鉞及錡賜第連宮禁韓虢秦與鉞錡五家每有請托峻如詔敕通鑑亦云天寶六載以貴妃姊適崔者為韓國夫人適裴者為虢國適柳者為秦國三姊與鉞錡五家勢傾天下是五家者鉞錡韓虢秦也國忠尚不在其內及國忠益貴而鉞已死仍符五家之數故當時亦呼楊氏五家舊唐書雖敘鉞錡韓虢秦為五家而其後華清從駕謂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一隊隊各一色則又以國忠人五家之內矣又云國忠山第與虢國相對秦國韓國相接是新唐書雖云秦國早死而舊唐書則國忠為相後秦國尚在通鑑亦云

祿山反上欲傳位太子國忠大懼使韓統秦三夫人說
貴妃銜土請命帝乃止及馬嵬之變國忠及韓國秦國
爲軍士所殺統國奔陳倉縣令薛景仙捕誅之是秦國
直至馬嵬始被殺新唐書謂秦國早死者恐未必得實
也然則五家者其始則銘錡韓統秦也其後則錡與國
忠及韓統秦也

五日一朝不始於裴度

五日一朝今人皆用裴度故事其實非始於度也漢書
孔光傳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黃明合爲太師省中
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師古蓋言十日一入朝
受此寵禮它日則在家自養也是此禮實自孔光始王
莽在哀帝時亦曰階昏文帝忌楊素敕曰僕射匡之宰
輔不可親細務但三五日一朝向省詳論大事則又爲
疎忌功臣之制而可後優禮老臣亦多用之唐昏李清
以疾三而日一至中昏門下平章事姚崇年老元宗余
立日一朝入閣弃事文苗晉卿第老代宗令向日赴政
事坐入閣不過此皆在裴度之前鄭覃年老以疾去位
詔詐立日一入中昏商量政事杜佑清老詔三五日一
入中昏平章政事宋史趙普再相政事向日向宋始
退詔特許普日午便歸尋免朝止赴中昏視事大政則
召對又王旦多疾真宗余立日一赴中昏遇軍國重事
不限時日入預參決呂夷簡老仁宗亦余平章軍國重

事五日一至中昏王隨亦然徽宗命何執中一月止六
參起居退治省事此又度後之故事也

牛李非李沆俗

唐時牛李之黨論者皆謂牛僧孺李沆裕互相讐怨各
植私黨也然唐昏使贊云僧孺宋沆既當國排擊所憎
權震天下人指曰牛李則當時所云牛李乃謂牛僧孺
及李宗閔而非沆裕也李沆裕使始李吉甫為相牛僧
孺李宗閔對策痛詆當路吉甫訴於上考官皆得非沆
裕則吉甫子也宗閔僧孺之怨沆裕始此李宗閔得又
徽知貢舉宗閔托所親於徽沆裕自上以為今年取士
不公宗閔坐貶山是嫌忌益深是犹茅李与李相怨耳

及裴度薦沆裕可相而宗閔先已當國慮沆裕繼入遂
引僧孺以乘政由是僧孺沆宗閔而子沆裕為難是僧
孺之讐沆裕本由於附宗閔此即所謂牛李者也楊汝
士使汝士為虞卿弟牛李待之甚厚益可見牛李之李
乃宗閔而非沆裕矣若以李為沆裕則僧孺沆裕方相
讐乃又俱善待汝士乎通鑑沆裕出為浙西觀察使八
年不遷以為李逢吉排已而引牛僧孺為相由是牛李
之怨愈深此李又指逢吉然亦謂沆裕之怨逢吉僧孺
也

宋金蓮燭送歸院者六人

金蓮燭送歸院始於唐令狐絢唐昏絢入翰林為學士

承旨夜对禁中燭尽宣宗以乘輿金蓮炬送還院史望見以为天子及徇至皆驚此唐故事也今世所傳竹林美谈皆指蘇子瞻耳不知宋時金蓮燭故事共有六人王欽若王禹玉晁迥郑獬蘇軾火法也錢氏私志欽若为資政殿大学士中秋夕上召至小殿对設二位用賓主礼不令拜舞宴罷令宮嬪各以領巾裙帶乞侍上令諸嬪各取頭上珠花为润筆納其袖中宴罷命撤金蓮燭送歸院王禹玉为学士被召至内東門小殿夜深賜臺燭双引歸院宋史晁迥常夜召对帝命内侍持燭送歸院方盛暑为謁宿直今又神宗召郑獬夕对内東門余草吳奎知青州及張方平趙抃參政事三制賜双燭

自安石始也宋史趙瞻对神宗云青苗法唐行之於季世范鎮亦言唐季之制不足法按通鑑唐代宗廣德二年秋七月稅青苗錢以給百官俸此青苗之始也旧唐書乾元以來用兵百官缺俸乃設於天下地畝青苗上量配稅錢命御史府差官征之以充百官俸料遂为常制尋又特設使者如崔涣兼稅地青苗使刘晏兼諸通青苗使杜佑充江淮青苗使是也食貨志大歷元年天下青苗錢共四百九十萬緡每畝稅三十文永泰八年詔天下青苗地頭錢每畝一例十五文涇宗又增三文以給殲騎通鑑集覽謂青苗錢者不及待秋斂當苗方青即征之也是唐所謂青苗錢并与宋制不同宋制尚

有錢貸氏而加徵其息唐直計畝加稅耳則安石虽沿其名而尚異其實也按唐時長安万年二縣有官置本錢配納各戶收其息以供雜費宋之青苗錢正唐雜稅錢之法耳然宋青苗錢虽曰不得過加二之息而一歲凡兩放兩收則其息已加四又有司約中熟為價令民償必以錢則所定之價又必逾於市價而民之償息日十加五六矣此所以病民也

高宗泥馬渡江之祀

宋高宗初至杭州即命立崔府君廟以示異於是精忠小說遂有泥馬渡江之說按宋史宗沃使康王再使金至磁州宗沃勸留不從乃假神以止之曰此間有崔送歸舍人院外廷無知者子瞻為學士夜忽召入內東門小殿宣仁問曰內翰前年為何官曰汝州團練使今為何官曰備員翰林學士曰何以至此曰遭遇陛下曰不聞老身事曰必出自官家曰亦不聞官家事曰然則大臣論薦耶曰亦不聞大臣論薦子瞻驚曰臣虽無狀不敢由他途進曰此乃先帝意也先帝當飲食而停筋看卿文字必嘆曰奇才、、但未進用而上仙耳子瞻哭失聲已而命撤金蓮燭送歸院玉座雜記云孝宗嘗宣召侍流史浩錫宴澄碧殿暮以金蓮燭送至玉座直廬上命浩作詩敘此會浩乃進古詩三十句上御製和之又命周必大繼和必大亦和以進

曹彬伯顏不妄殺人之非

世傳宋曹彬元伯顏俱下江南俱不妄殺人然梅磗詩
估載曹景建金陵乐官山待序云南唐初下藩將置酒
高会乐人大慟殺之聚瘞此山因得名待云城破轅門
宴賞頻伶倫批乐淚沾巾駢頭就戮緣家國魂死南朝
結後人而伯顏之攻常州也役城外居民運上填塹土
至併人築之又殺民煎膏取油作砲号人汕砲焚城上
拔牌及城破又尽屠之惟七人伏橋坎得免事見統通
鑑綱目及府誌則二將亦未嘗不妄殺人也

青苗錢不始於王安石

王安石以青苗錢禍天下人皆知之然青苗錢之名不

兀术致書秦檜之不可信

世謂秦檜私通於金力主和議自是實事然岳飛傳謂
兀术以書與檜曰汝日以和請而飛方主用兵不殺飛和
議不可成此則金陀粹編等書附會之詞其實所私結者
捷懶兩非兀术也檜之南也由捷懶縱之歸其時捷懶以尊
屬主國政必與檜先有私約令宋稱臣納歲幣而金則歸
以帝后及河南陝西地故劉豫廢而即令王倫回許以歸帝
后及陝洛此皆捷懶主之一如檜所請及兀术揣知捷懶意
私於宋畫發其奸再興兵取河南陝西檜亦懼不安其位使
馮檉王次翁探帝旨實以失奧援慮和議之不可必成也
未幾捷懶謀反南奔欲投宋益見其平日有德於宋之

明證而王倫之使金受地也金主先入兀朮之語責之曰汝固
惟知有憊懶耳是檜之與憊懶素有成約而兀朮始終不
與聞可知或謂憊懶誅後兀朮主兵事安知非檜之再
結兀朮始定和議之局不知憊懶主和則以陝洛償歲幣
兀朮主和則陝洛之地尺寸不與高宗記和議成使鄭剛中分畫陝西
水三縣各棄和尚方山三原以大散關所歸者僅徽宗鄭后邢后之喪及
為界
韋后入而宋之稱臣歲幣如約是金直以三柩一老嫗坐致
其稱臣納幣此亦何樂不為而必待檜之私結於兀朮哉金
史鄺瓊使宗弼即兀朮謀再伐江南與鄺瓊議瓊曰秦桧
老儒亡國之大夫僅自守吾以大軍臨之彼君臣方且
哀鳴不暇據此益可見檜與兀朮無素約而宋史亦
致聿秦檜之語之未可信也通檜通兀朮於檜之罪原
分輕重特以讀聿論世必當推究當日情事乃為信識
耳至鄺瓊謂南宋之勢亦不得不出和檜之主和未為
失計後儒又從而譏其黨桧亦不達於當日時勢而徒
為迂論以南宋積弱累挫之餘哀集傷殘僅自保
而欲當百戰方張之強敵即使專任韓岳一功聽其所
為能必其克復舊疆迎還故主乎使桧果以靖因為
心委曲成事能致帝后歸而陝洛復不猶愈於竭國
力以冀倖於不可知然則桢豈非南渡後一大功臣哉惟
其心跡奸險欲藉和議為擅權怙勢之漸幸而母后
垂歸故疆終失尚且據為己功至劫持人主誅鋤類流

遍天下倘捷懶不誅竟如初議存歿俱還境土得復則
外恃強援之力內詔再造之功更不知當作何控制盡
攬威福懷無上而覬非常皆事之所必有觀於獻諛
者或疏請如九錫或賦秦城王氣詩檜皆偃然當
之不為怪則大奸稔惡之處心灼然可見而論者徒以
主和議責其辱國事雙轉為未減矣吾故揭而論
之使知捨之罪在彼而不在此也

南宋和議起於洪忠宣

南宋和議主於秦檜人皆知之宋何鑄傳金諸將皆已
厭兵欲和而難於自己發故縱秦檜航海南歸密有
成約是以捨旣用即有南人歸南北之語其後竟以此
得梓宮母后之還不可謂非檜之功也抑知其事成於檜
而其端起於洪忠宣事見謝枋得上留丞相書謂忠宣
拘於燕山竇然敬其人日問之曰天下何時太平忠宣
曰息兵養民則太平又曰何如則息兵養民忠宣讀
孟子諸侯將救燕章曰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
而不行仁政是勤天下之兵也又誦孟子樂天畏天章以
喻之撫喜曰吾計決矣密授意於檜使之南還於是
和議成金自下未以後享國一百有八年宋自戊午以
後偷安江表亦九十七年非檜之功乃忠宣之力也據
此則和議之說本發其機於忠宣捨特從後成之攘
為己功耳論者徒以事雙辱國為檜罪按陳子義

傳趙鼎言高宗曰人多謂中原可復宜便進兵恐他日咎今時失策上曰今梓宮太后淵聖皆在彼若不議和斷無可還之理子義曰和議成豈不賢於用兵不成則用兵必不免是當時諸君子亦未嘗必以和議為非忠宜之發其端固早有見於當日事勢有不得不出於此者而非以被拘欲藉此為南還計也

拐子馬不始於女真

宋史謂金人善用拐子馬三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皆女真為之號長勝軍戰酣然後用之兀朮攻順昌有鐵浮圖兵比皆重鎧載鐵兜牟三人為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用拒馬擁之按晉載記穆帝時燕慕容

恪擊魏主冉閔擇鮮卑善射者五十人以鐵鎖連其馬為方陣而前遂破因則古時已有為之者

木燈檠之不可信

周密癸辛雜識及陶宗儀輟耕錄記楊髡發宋會稽諸陵事皆云徽欽二帝陵空無一物徽宗陵有朽木一段欽宗陵惟木燈檠一枚而已按金史宋高紹興十二年金以高宗母韋太后歸于宋并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來歸是歲葬徽宗於會稽號永裕陵紹興二十一年遣巫伋為祈請使歸淵聖皇帝及皇族等金主不許紹興二十六年為金主亮正隆元年欽宗歿于金而世所傳竊憤錄并有謂不得其死以馬蹂其

屍于土中者三十年金使高景山來宋始聞欽宗之喪時
方南北交兵已而金世宗登極宋孝宗亦嗣位始復和議
時陳康伯有言所未決者彼欲得唐鄧四州而我以祖
宗陵寢及欽宗梓宮為詞耳是宋亟嘗以欽宗之柩
為請然和議既成之後乾道七年宋又遣中書舍人趙雄
至金世謂雄曰汝因舍靖康帝其柩而清鞏洛出陵
何也如不欲靖康帝之柩我當為汝因葬之則宋并
不以欽宗之柩為請天是年三月金遂以一品禮葬欽
宗於鞏洛之原自後更無歸喪之事則欽宗葬於金
而未嘗歸骨會稽也安得有木燈檠之事哉乃知小
說家記載多不可信

前明司禮監即樞密院

明之司禮監蓋即唐中葉以後之樞密院——本宦者為之
凡宰相面奏得旨則退而授中書舍人撰擬或帝旨竟下
學士院撰詞者學士不皆面奉旨則樞密院宦官粗寫事
目送學士作詔此唐制也王西謂朱梁後唐始以朝臣為
樞密使其實不然唐昭宗時宦官盡誅即以蔣元暉為
之此樞密移於朝臣之始朱梁改為崇政院以敬翔為使
後唐莊宗又名樞密以郭崇韜為使明宗時安重海為
之石晉時桑維翰為之周世宗時王朴為之至宋金樞密
使專典兵機宰相總理度務稱為二府及元明則無此
官矣明之司禮秉筆太監正与唐之樞密使相似凡本章

進御固由內閣票擬或因事降旨不召閣臣面諭則令
司禮監粗寫事目送閣撰擬如武宗崩中官以皇太后
命至閣問所當立揚廷和以興獻王長子對中官入啓
廷和等候於左順門已而中官捧太后懿旨至如廷和
議世宗初中官請遣官織造帝趣內閣撰敕廷和爭
并請究擬旨者何人疑有假御批以行其私者帝為
謝不審俱見廷和神宗病亟令沈一貫作詔撤各處礦
稅中使捧諭至閣一貫方擬旨而帝疾稍瘳中悔
命中使至閣趣繳前諭見一貫傳可見內閣撰詔旨
必由中官先寫事目送閣也蓋前代君臣之間不常接
見有所發詔命則寫大意付閣撰擬其始當是御筆自
也

書後遂令司禮監秉筆者代書正唐時樞密使之職

孩餘叢考卷二十一

正月元日

陽湖

趙翼

雲崧

歲首為正月固也。然亦有以建己之月為正月者。詩正月繁霜。註謂夏之四月。左傳莊二十五年正月之朔。杜註亦謂夏之四月。周之六月建陽之月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食。昭子欲用幣伐鼓。平子止之曰。惟正月朔日食。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註太史謂在此月者。正謂此六月乃即是正月也。蓋夏之四月正陽之月。平子亦以歲首為正月而不知正陽之月為正月也。月令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所謂元日

亦是正月中上辛之日，非歲初第一日。

明月去月

次年曰明年，次日曰明日，而次月未有稱明月者。左傳鄭人相驚以伯有為厲，齊平燕之月，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然則次月亦可稱明月矣。隔歲曰去歲，月之前一月未有稱去月者。北史蕭吉奏，隋文帝曰：去月十六日，皇后陵前有黑雲起，是前月亦可稱去月。

上巳端午除夜

韓詩鄭國之俗，三月上巳采蘭水上祓除不祥，蓋用三月中第一己日，如上辛上丁之類也。後漢書上巳官民皆於東流水上祓除宿垢，則猶用己日，後乃但以三月三日為上巳誤也。沈約宋書以為自魏始古時端午亦用五月內第一午日，後漢書郎顛傳以五月丙午遣太尉，又論衡曰：五月丙午日月中之時，鑄陽燧，是午節宜用午日，或丙日。後世專用五日亦誤。按周官涿壺氏午貫象齒，鄭註午故書為五，然則午五本通用。唐明皇八月五日生，宋環表亦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猶以午為五也。後世以五月五日為午節，蓋午五相通之誤。又老學庵筆記云：太平廣記有盧質傳云：是夕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為冬至，蓋住與除同音，閩音同耳。

競渡乞巧登高

競渡不獨午日也新唐書杜亞傳亞爲淮南節度使方春南民爲競渡戲亞欲輕駛乃繫船底使篙人衣油線衣沒水不濡是春時亦競渡矣又丹陽集謂荆楚記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故武陵以此日作競渡以招之今江浙間競渡多用春月疑非本意及考沈佺期三月三日驩州詩云誰念招魂節翻爲禦魅囚王績三月三日賦亦云新開避忌之席更作招魂之所則以上已爲招屈之時亦必有所據云按舊唐書敬宗紀寶曆二年三月幸魚藻宮觀競渡是方春競渡久爲故事又穆宗紀九月觀競渡於魚藻宮則重九亦有競渡文文山指南集有元夕一首云南海觀元夕茲遊古未會人間大競渡水上小燒燈則又元夕有競渡矣乞巧不獨七夕也續博物志山東風俗正月取五姓女年十餘歲共卧一榻覆之以衾以箕扇之良久如夢寐或欲刺文繡事筆硯理管絃俄頃乃寤謂之扇天下以乞巧下黃私記八九月中月輪外輕雲時有五色下黃人每值此則急呼女子持針線小兒持紙筆向月拜之謂之乞巧是正月及八九月皆乞巧矣登高不獨九日也昌黎集有人日城南登高詩隋書元曹傳文帝正月十五日與近臣登高馳詔召曹謂曰公與外人登高不如就朕是人日及上元日皆登高矣又楊用修云古有春禊秋禊浴乎

沂注云上已祓除王右軍蘭亭修禊此春禊也劉禎魯
都賦曰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晉祓禳國子水嬉此用
七月十四日指秋禊也則七月亦修禊矣

古兵器不皆用鐵

越絕書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谷涸而出銅歐冶
子因以為純鉤之劍山海經昆吾之山上多赤銅郭璞
註謂以之作刀切玉如泥周穆王時犬戎獻之即尺子
所謂昆吾之劍也汲冢中得銅劍一枝即所謂于將
者亦非鐵也漢書食貨志賈誼言收銅勿令布以作兵
器韓延壽傳為東郡太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
鉤鐔又大宛以西至安息國不知鑄鐵器及漢亡卒降

始教鑄作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又難

攬傳云有銀銅鐵作兵此可見古時兵器不盡用鐵至

漢時外國猶然魏書崔鑿為東徐州刺史治銅為農器是農具亦用銅矣

齋戒不忌食肉

論語齋心變食孔安國註但謂改常饌而不言不飲酒
不茹葷惟莊子人間世篇顏回曰回不飲酒不茹葷者
數月矣可以謂齋乎子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朱子
註論語蓋本此然古人所謂葷乃菜之有辛臭者齋則
忌之即所謂變食而非魚肉也古人惟忌日及居喪不
御酒肉玉藻子卯日稷食菜羹此忌日之去酒肉也喪
大記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檀弓喪有疾食肉飲酒謂

居喪有疾病者其無病則戒酒肉可知此居喪之去酒
肉也而齋戒去酒肉無明文惟國語耕籍之前五日王
入齋官淳濯飲醴註沐浴飲醴酒也蓋平時飲酒齋則
飲醴卽所謂變食也以醴代酒記者尚特詳之若齋必
去肉何以不兼言及之乎又荀子及家語皆云端衣元
裳冕而垂軒則志不在於食煮斬衰菅屨杖而飲粥則
志不在酒肉註端衣元裳齋服也煮卽葷辛菜也齋服
則不食葷居喪則不食酒肉別言之尤可見葷之非肉
而齋戒但忌葷不忌肉尤其明証也程蘇二公當致齋
日厨人稟造食葷素程令辨素蘇令辨葷戴埴鼠璞引
此事謂二公未免以魚肉爲葷蓋以古制辛菜及魚肉
本是二項後人混而一之通謂之葷卽蘇公亦第循齋
戒不忌酒肉之制而以魚肉爲葷則仍沿時俗之稱而
不改也袁文記黃山谷在宜州有曹醜老送肉及子魚來遂
不免食葷則宋人以腥血爲葷亦不特程蘇二公然古來以魚
肉爲葷而齋戒兼忌之史傳雖不著起於何時而其來
已久顏師古匡謬正俗云素食是無肉之食則固以肉
與素對言唐制更有正五九月齋戒特禁屠宰之例白
香山閨九日詩自從九月持齋戒不醉重陽十五年此
齋戒之忌酒也南蘇州詩鮮肥屬時禁蔬果幸見嘗此
齋戒之忌肉也是唐時齋戒已禁酒肉也南史謝宏微
以兄曜卒除服猶不噉魚肉梁書武帝奉佛戒不食魚
肉惟菜羹糲飯劉勰并請二郊農社亦從七廟之制不

用犧牲但供蔬果詔從之郊廟尚不用腥血致齋者可
知是梁時齋戒已禁魚肉也漢書王莽傳每逢水旱莽
輒素食太后詔曰今秋幸熟公宜以時食肉則肉與素
食對言漢時已如此齋戒之忌酒肉其即起於漢時歟
按禮記玉藻膳於君有葷桃茢註葷者薑及辛菜也
儀禮士相見禮夜侍坐膳葷註葷辛物食之止卧荀
子哀公篇註亦云葷葱薤也徐鉉說文註葷臭菜謂
芸臺椿韭葱蒜阿魏之屬方術家所禁氣不潔也爾
雅翼西方以大蒜興渠慈蒜蒼葱為五葷道家以韭
蒜芸臺胡荽薤為五葷是諸書所謂葷皆不指腥血
然管子輕重篇黃帝鑽燧生火以熟葷臊葷與臊連

言則葷以卽臊之類按史記樵粥字作葷粥樵粥之
號本以其專食糴糶而名之而葷樵同音史遷既已
通用後人遂以辛菜之葷與血肉之樵混而為一故
忌辛兼忌肉耳至東坡剖桃核得琉璃因著論欲斷
薰血袁文謂其用薰字不可解則未知葷與樵(薰)煎
本同音可通用也

尚左尚右

尚左尚右諸家之說紛紛老子經武章云君子居則貴
左用兵則貴右又云凶事尚右按凶事兵事之尚右固
有明証檀弓孔子拱而尚右二三子皆尚右孔子曰我
則有姊之喪故也此凶事之尚右也左傳楚莊王乘左

廣以遂晉師見右廣將從之乘右廣平王所乘屈蕩止之曰君以

此始亦以此終自是楚之乘廣尚左則以偶然王乘左

廣得勝遂改從尚左可見平時用兵亦已尚右也按桓八年楚子

伐隨隨季梁曰楚人尚左君必左是楚兵事先尚左後乃改尚右此戎事尚右之証也戎事凶事

既尚右則非戎事兵事自當尚左詩書所載凡言左與

右必曰左右而不曰右左則左先於右可知觀禮諸侯

朝於天子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若論異姓為

後之義則朝儀固尚左檀弓二三子因孔子有姊喪之

言遂改而尚左則平時亦尚左此明証也惟鄉飲酒

禮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所謂賓西北取天地尊嚴之

氣主東南取產物以養人此則別有取義而後人習見

夫賓位居右以為尊敬遂凡事皆尚右左傳晉士蔿曰

分土而封之是左之也王叔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國

策趙王以藺相如為上卿位廉頗右頗曰相如徒以口

舌位在我上我必殺之蘇氏謂魏王曰公孫衛將右韓

而左魏田文將右齊而左魏說苑君道篇郭隗曰君將

東面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西而以求臣則朋友之材

至此皆戰國尚右之明証也信陵君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此則車

不敢曠左註謂車上御者在右所以便作事而君則在左故築車尊左也史記鴻門之宴項王東向坐韓

信得廣武君東向而師尊之則秦時亦尚右漢承秦制

亦以右為尊史記陳平願以右丞相讓周勃帝乃以勃

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為左丞相位次第二武安侯召

客自來東向以爲漢相尊當然灌夫遇有勢在己之右者必陵之在己之左者則敬之漢書黃霸初以入穀爲吏馮翊以其入財得官不署右職顏師古曰右職高職也其有得罪下遷者則曰左遷史記韓王信詔漢王曰項王王諸將善地而王獨遠居是左遷也漢書高祖欲以周昌爲趙相昌不肯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又諸侯王表序云武帝有衡山淮南之謀乃作左官之令服虔曰仕於侯國者曰左官以不得仕於王朝也是兩漢尊右卑左久爲定制至漢以後改從尚左則不知始於何時梁書天監六年詔曰近代元日朝畢次會羣臣就西壁下東向坐求之古義王者謙萬國惟應南面何更居東面於是御座南向以西方爲上皇太子以下在北壁坐者悉西邊東向尚書以下在南方坐者悉東邊西向是梁時雖正南面之位而殿廷讌會諸臣猶以西爲上然南史宋元嘉六年以臨川王義慶爲左僕射吏部尚書江夏夷爲右僕射北史齊天統三年以段韶爲左丞相賀拔仁爲右丞相武平二年以右丞相斛律光爲左丞相皆以左序於右之先則六朝時官序已皆尚左而天監會讌羣臣仍以西爲上者蓋專屬讌會坐次耳大抵三代以上朝班官序本皆尚左惟燕飲之事沿鄉飲酒禮以右爲尊其後相習爲常遂一概尚右至六朝官序已上左而燕席猶尚右也唐時朝制尚左尤有明証顏

師古註漢書其於左遷則曰是時尊右卑左故謂貶秩
爲左遷其於左官之令則曰漢依古制朝廷之例以右
爲尊故謂降秩爲左師古係唐人而謂尊右是漢制可
見唐時一切皆尚左宋宣仁太皇太后欲令欽聖向太
后居寧壽宮后辭曰安有姑居西而婦處東失上下之
禮遂居隆祐宮戴埴鼠璞亦云本朝官制如左右僕射
左右丞相左右丞左右司諫皆不以右爲尊而獨以右
文爲秘省殿名何也此又宋以來尚左之可考者至有
元一代之禮則皆尚右元史或薦趙世延參知政事仁
宗曰世延誠可用然雍古氏非漢人其署宜居右遂以
阿散爲右丞相世延參知政事文宗以燕帖木兒有大
功欲獨相以寵異之乃以爲右丞相罷左丞相不設樞
密監先爲中書左丞相尋進右丞相是元時以右爲尊
也今之尚左則自明太祖始太祖稱吳王時猶沿元制
尚右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及滅張士誠
後始改禮儀尚左乃以善長爲左相國徐達爲右相國
黃瑜雙槐歲抄云吳元年丁未十月丙午之制也

萬歲

萬歲本古人慶賀之詞呂氏春秋宋康王爲長夜之飲
室中人呼萬歲堂上堂下之人以及國中皆應之韓非
子巫覡之祝人曰使君千秋萬歲之聲聒耳新序梁君
出獵歸入廟中呼萬歲史記優旃憫控楯郎兩立有頃

殿上。上壽稱萬歲。田單僞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紀
信誑楚曰。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項羽歸太公呂
后于漢。漢軍皆呼萬歲。陸賈奏新語。左右皆稱善。呼萬
歲。武帝登高。空中聞呼萬歲者三。後漢書。任光守信
都。光武自薊還。不知所向。或傳信都獨爲漢守。乃赴之。
光等方懼不能守。光武至。使民大喜。皆呼萬歲。馮異傳。
時軍乏食。趙臣將兵來助。并送縑穀。軍中皆呼萬歲。田
魴傳。光武以賊延褒等付魴誅之。魴赦之。皆稱萬歲。馬
援傳。援封侯掾史。皆稱萬歲。耿恭傳。恭爲匈奴所圍。絕
水鑿井。拜新泉湧出。衆皆稱萬歲。匈奴又益兵圍恭。軍
吏范羌自燉煌率兵迎恭。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匈奴
大至。及見羌。皆呼萬歲。李固傳。固蒙赦出獄。京師市里
皆稱萬歲。董卓傳。卓旣誅。內外士卒皆稱萬歲。吳志。甘
寧入魏營。斬數十級。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魏志。馬超
攻冀城。刺史常康遣閭溫出城告急。爲超所得。遣至城
下。使告東方無救。溫大呼曰。大將軍不過三日至矣。城
中皆泣呼萬歲。晉書。張祚淫虐。張琚殺之。國人皆呼萬
歲。宋書。蒼梧王淫虐。爲楊玉夫等所弑。殿中皆稱萬歲。
南史。臧質引軍至盱眙。太守沈璞納之。質見城中豐實。
衆皆稱萬歲。隋書。王世充與李密戰。預索一貌類密者。
戰酣時。使牽過陣前。曰。已得李密矣。士卒皆呼萬歲。唐
書。郭子儀執酒與回紇誓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

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通鑑唐末王緒誅殺將校人人自危。王潮伏壯士擒之。軍士皆呼萬歲。此皆上下慶賀之通稱也。又漢書翟方進傳。李尋以星變責方進。而云萬歲之期。近慎朝暮。師古注。萬歲之期。指方進之死也。則并有以稱臣下之死期者。後漢書有盧宗殤王。名萬歲。北史後周時。有李遠字萬歲。隋時。有史萬歲。唐書顏真卿守平原時。有將刁萬歲。可見此字。上下可以通稱。若專屬至尊之稱。孰敢以之爲字名者。然專以此爲至尊之稱。亦有所自。漢書宣帝紀。單于來朝。蠻夷君長王侯數萬人夾道。上登渭橋。咸稱萬歲。似已屬君上之稱。後漢書韓稜傳。竇憲破匈奴還。尚書以下欲拜之。稱萬歲。稜正色曰。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則漢時已屬至尊之專稱矣。後漢書禮儀志。策拜太子禮畢。三公上殿。賀壽福萬歲。又正月朔朝賀。皆稱萬歲。則并著爲朝儀。孫盛獻帝起居注。董卓廢帝立。陳留王宣詔。訖莫有應者。尚書丁公曰。大臣旣爲社稷計。誠合天人。請稱萬歲。晉書桓元篡位。登郊壇告天。而儀注不備。忘稱萬歲。宋書晉安王子勛僭位於尋陽。行禮日。羣臣忘稱萬歲。魏書道武帝登極。臨天文殿。太尉司徒進璽綬。百官咸稱萬歲。北齊武成帝過東郡。孟業爲郡守。率人吏俱唱萬歲。導引而行。又南安王思好反。詔發兵拒之。軍士皆曰。南安王來。我輩惟當唱萬歲。奉迎耳。唐書昭宗東遷。民夾

道呼萬歲。上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為汝主矣。五代史朱友珪弑逆，均王友貞諭將士討逆之意，軍士皆呼萬歲奉王為主。晉王存最稱帝，諸臣皆不欲。蘇循自梁來降，即舞蹈呼萬歲。石敬瑭為節度使，軍中有擁之呼萬歲者，敬瑭斬之，乃止。後漢隱帝被害，迎武寧節度使贊入即位，在道仗衛，皆如王者左右呼萬歲。郭威兵至澶州，將士呼噪以為天子呼萬歲。宋史太祖陳橋兵變歸京師，范質王溥同往見質，初不拜。溥先拜，質不得已從之。且稱萬歲。張遜傳：寇準與溫仲舒並轡，有狂民迎馬首呼萬歲為遜所奏。曹利用傳：從子泚被酒，衣黃衣令人呼萬歲杖死。金史章宗禁優人，不得以前代帝王為戲，及稱萬歲。此又皆以萬歲專稱主上者。蓋古人飲酒必上壽，稱慶曰萬歲，其始上下通用為慶賀之詞。猶俗所云萬福萬幸之類耳。因殿陛之間用之，後乃遂為至尊之專稱，而民間口語相沿未改。故唐末猶有以為慶賀者久之，遂莫敢用也。莊綽雞肋編：唐中歲除爆竹，軍民環聚大呼，萬歲尤屬可駭，是宋時久已以為君上之稱，故以此為可駭。邵二泉學史謂：自嵩呼聞於漢，而萬歲云者，遂為視君之詞，一人之外，其誰敢干之哉。此二泉亦不知萬歲二字，歷漢唐尚為通稱也。按續文獻通考：元時朝儀猶有舞蹈呼萬歲之制。明史萬安于憲宗御殿時，諸臣奏事未畢，安遽頓首呼萬歲欲出，諸臣不得已皆退中官戲朝士曰：若輩嘗言不召見及見止，知呼萬歲耳。是

前朝臣子。見君猶有呼萬歲之禮。今宮廷尚有萬歲之稱。而朝賀則無舞蹈三呼。蓋至敬無文。不事虛禮也。

露布

三國志王肅傳註引世語。馬超反劫。賈洪作露布。鍾繇識其文曰。此賈洪作也。文章緣起引此為露布之始。然露布之名。漢已右之。但非專用於軍旅耳。**漢書**何武為刺史。劾奏屬吏必先露章。**漢官儀**凡制書皆彌封。惟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後漢書禮儀志。大喪則諸侯王遣大夫奉吊。驛馬露布。又漢桓帝時地震。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亦謂之露版。**魏武奏事**云。有警急。輒露板插羽。**文心雕龍**曰。露布者。露版。不封布。諸視聽也。自賈

洪作此。討曹操。後遂專用於軍事。如**世說**桓溫北征。令袁宏倚馬作露布。手不停筆。俄成七紙。是也。然既為征討時所用。則猶是檄文之類。非專用以奏捷者。故**文心雕龍**又云。露布者。天子親戎。則稱恭行天罰。諸侯御師。則稱肅將王誅。是本以聲罪致討也。至元魏則以之奏捷。而更有書帛於竿之例。按**隋禮儀志**及**通典**記。元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北史**魏高祖南伐。長史韓顯宗斬齊將高祖曰。何為不作露布。對曰。擒斬不多。若復高曳長緋。虛張功捷。其罪彌甚。臣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齊神武芒山之捷。命杜弼為露布。即書絹。曾不起草。此其證也。故**封氏聞見記**云。諸軍

破賊則以帛書。建諸竿上。兵部謂不封檢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也。乃五代史後唐莊宗擒劉守光。命王緘草露布。緘書於布。令人曳之。論者反笑其不知故事。而歐公亦遂記之。以著緘之陋。豈歐公亦不知元魏故事耶。初學記引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沉。宋均謂甘露見其國布散者人尚武。若文采者則甘露沉重。此露布字又別有義。

衙門

衙門本牙門之訛。周禮謂之旌門。鄭氏司常註所云巡狩兵車之會。皆建太常是也。其旗兩邊刻繒如牙狀。故亦曰牙旗。後世因謂營門曰牙門。後漢書袁紹傳拔其牙門。牙門之名始此。封氏聞見記云。軍中聽令必至牙門之下。與府廷無異。近俗尚武。故稱公府為公牙。府門為牙門。然則初第稱之於軍旅。後漸移於朝署耳。然移於朝署亦第作牙而無所謂衙者。衙字春秋有彭衙。楚詞有飛廉之衙。衙說文及集韻皆音作語。無所謂牙音者。鄭康成註儀禮緩澤云。取其香且衙。濕羣經音辨曰衙音迓。於是始有迓音。然猶未作平聲也。及如淳註漢書衙縣音衙為牙。於是始有牙之音。如淳係魏時人。則讀衙為牙。當起於魏晉。而訛牙門為衙門。亦即始於是時耳。袁文謂許慎說文衙字並無牙音。而陸德明於左傳彭衙下不音某字者。蓋德明唐人見當時已呼為牙。

音而說文又無此音故不敢音以此知衙之音牙出於唐人云云是尚未考如淳漢書註也南史侯景將師謀臣朝必集行列門外以次引進詔之衙門則六朝時又久已訛牙門為衙門故李濟翁資暇錄謂武職押衙本押牙旗者通鑑從其說而以唐制正衙奏事改為正牙奏事舊唐書凡正衙及衙門俱作衙字新唐書俱改作牙字蓋皆推本言之也然牙衙之相混固已久矣唐制天子御宣政殿謂之正衙御紫宸殿謂之內衙宋太宗時張洎謂朝廷或修復正衙當下兩制預加考訂則宋時朝廷猶稱衙見梁溪漫志吳斗南又謂漢制有金吾水吾所以參衙於朝署之前者吾本讀作牙後世衙門之訛當自吾字始此亦一說封氏聞見錄亦曰或以公門外刻木為牙立於門外故稱牙門後牙訛為衙也

幕府

漢書李廣傳莫府省文書註晉灼曰莫大也衛青征匈奴絕大莫帝就拜大將軍于莫中府故曰莫府莫府之名始於此也師古曰此說非莫府者以軍幕為義古字通用耳軍旅無常居故以帳幕言之廉頗李牧市租皆入幕府非因衛青始有其號也然則幕府始于戰國時也但古所謂幕府指將師在外之營帳而言而官吏牙署未有稱幕府者後漢書班固傳永平初東平王蒼以至戚為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閣固奏記於王曰今幕府新開廣延英俊後世稱衙署為幕府始此蓋固本以東

平有驃騎之號故以幕府稱之而其實非將師在外之營帳故後人遂相沿為牙署之稱也

視草

翰林草制書輒曰視草明史陳仁錫傳魏忠賢進爵上公仁錫當視草持不可曰世自有視草者是竟以代言為視草其實非也漢書淮南王安傳安善為文詞武帝每為報書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視草二字始見此言作書已就令相如等覆視草稿始遣去非令相如等作書也溫革隱窟雜誌引光武詔鄧禹曰司徒竟也亦眉桀也謂此等語必非臣下代言所敢出南史魏孝文帝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

十年已後詔策皆帝文也則古帝王固嘗多自作詔命新唐書上官儀傳太宗每屬文遣儀視橐張說傳元宗好文詞有所為必使視草徐楚璧傳開元時為集賢院學士帝屬文多令視草此皆視草故事非以代言為視草也舊唐書百官志翰林供奉或宸翰所揮亦資其核討謂之視草此尤明証

禽獸草木互名

爾雅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然獸亦有名禽者易王用三驅失前禽孔穎達云驅者亦曰禽自虎通亦謂禽者為獸總名也曹植詩左挽因右射一縱兩禽連王充論衡有云子之禽鼠丑之禽牛東坡却鼠刀銘夫猫鷲禽晝巡夜視皆以獸為禽故吳師道答吳草

廬亦謂禽卽獸而引禮記猩猩能言不離禽獸証之也
惟禽而名獸則不多見尚書百獸率舞焦竑謂非專指
走獸也因推論云後漢書華陀傳有五禽之術曰虎曰
熊曰鹿曰猿曰鳥是獸可名禽也考工記天下大獸五
脂者羸者膏者羽者鱗者是禽可名獸也然則兩足者
亦得謂之獸矣至鄭康成周禮註凡鳥獸未孕曰禽此
別是一義又飛曰雌雄走曰牝牡亦有可通用者詩爾
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左傳獲其雄狐焦氏易林
雄犬夜鳴木蘭詩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此以走而
稱雌雄者也書牝雞司晨山海經帶山有鳥名曰鷓鴣
自爲牝牡是以飛而稱牝牡者也又鄭瑗井觀瑣言謂
五行有木而無草則草亦可謂之木洪範言庶草蕃廡
而不及木則木亦可謂之草又爾雅釋草篇箬竹萌山
海經其草多族厥族多箬皆以竹爲草類是竹本亦謂
之草也

素王

莊子天道篇虛靜恬淡以之處下元聖素王之道也史
記伊尹見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註云素王者太素之
王其道質素也是尚未以專屬孔子蓋古來原有此語
謂聖人之窮而在下者耳家語齊太史子輿見孔子退
謂南宮敬叔曰天將欲與素王之乎此孔子稱素王之
始王充論衡超奇篇云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

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諸子謂陽成子作樂經揚子雲作
太元經也又定賢篇云孔子素王之業在春秋桓君山
素丞相之跡在新論則又有素相素丞相之稱杜預左
傳序謂孔子修春秋立素王左邱明為素臣

吳會

施宿會稽郡志曰三國志吳郡會稽為吳會二郡前輩
讀為都會之會恐非顧寧人則據後漢書以駁之謂東
漢順帝永建四年始分會稽郡之地為吳郡而史記漢
書吳王濞傳已有吳會輕悍之語今本史記漢書皆作吳會稽寧人謂稽字乃後人所妄增是
西漢已稱吳會可見吳會云者猶言吳都爾并引胡三
省通鑑辨誤謂太史公以吳為江南一都會故後人稱

為吳會則所謂吳會者不得即以爲會稽之會也因歷
舉陳思王求自試表晉文王與孫皓書魏元帝加晉文
王九錫文鄭冲勸晉王箋陳壽上諸葛集等文所稱吳
會皆當讀作都會之會不得作會稽之會其說固辨不
知西漢時會稽郡治本在吳縣時俗以郡縣連稱故云
吳會觀漢書地理志便自了然項梁項籍殺會稽守舉
吳中兵八千人渡江而西守所駐在吳故殺守即起吳
兵又朱買臣本吳人出為會稽守即其鄉郡也是西漢
時所謂吳會本已讀作會稽之會矣其尤顯然可証者
魏文帝詩云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
行至吳會若吳會字亦讀作都會之會豈有兩韻接連

而重複若此者且寧人所引陳思王等文為據更疎而無當東漢已分吳與會稽為兩郡故三國志所謂吳會皆指兩郡言如孫策傳策自領會稽太守以朱治為吳郡太守孫賁傳策已平吳會二郡朱桓傳權授桓兵使部伍吳會二郡是也陳思王等皆三國時人則所云吳會正指吳郡會稽安得讀作都會之會耶至陸放翁老學庵筆記謂吳會當是吳與會稽兩郡則又得之於會稽而失之於吳東漢三國尚未有吳興郡豈得以後世郡名牽合前人語總由於不考會稽郡治本在吳縣西漢時以郡縣連稱已作會稽之會是以有此紛紛也又東漢以後雖分吳與會稽為兩郡而會稽所管在錢塘江之南其江以北則皆屬吳郡程普傳策入會稽以普為吳郡都尉治錢塘宋書沈演之傳東諸郡大水義興及吳郡之錢塘升米三百可見六朝時錢塘猶為吳郡地唐人詩所謂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也按孟浩然適越留別譙縣張主簿申屠少府詩云朝乘汴河流夕次譙縣界幸值西風吹得與故人會君學梅福隱今從伯鸞遊別後能相思浮雲在吳會上會字會晤之會下會字會稽之會故可分叶也然則唐人猶以吳會作會稽讀寧人忽欲改為都會之會何耶

主臣

史記漢書陳平傳文帝問陳平決獄錢穀平謝曰主臣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文穎曰猶今言死罪也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詞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是皆以

爲惶恐之詞然文選任昉彈曹景宗文敘事既訖云景宗卽主句臣謹案某官臣景宗云云其奏彈劉整及沈約彈王源文亦然李善讀法則從主字析句洪容齋乃引史漢爲據謂亦當以主臣爲句而詆李善之誤殊不知非也蓋某卽主句乃總結前案以明罪有所歸而下復出己意以斷之主字之義猶言魁首耳若從容齋之說則所謂某人卽惶恐者有何義哉按魏書于忠傳御史尉元匡奏曰前領軍將軍臣忠不能砥礪名行自求多福方因矯制擅相除假清官顯職歲月隆崇傷禮敗德臣忠卽主謹案臣忠云云又閹宦傳御史中尉王顯奏言風聞前洛州刺史陰平子石榮積射將軍抱老壽恣蕩非軌易室而姦臊聲布於朝野醜音被於行路卽攝鞠問皆與風聞無差犯禮傷化充壽等卽主謹案石榮云云此兩篇體例相同主字之下謹案之上俱不用臣字益知李善讀法別有此例矣

不暇草書

晉書衛恒傳云怱怱不暇草書草書乃最速者反云不暇東坡嘗求其說而不得近代虞虹升以爲草書乃起草耳不暇草書謂不及起草其中不免有塗抹添改失敬謹之意故言及之此說甚新然亦非也章草雖起於漢時褚少孫補史記三王世家云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是少孫所親見簡策之文可見武帝時已有草書矣草書并可用之章奏故曰章草而魏晉間體尚未備習之者亦少爲草書必經營結構摹

形揣勢而始成故倍難於真書非如後世之習用便易
觀成公綏所記草書勢索靖所述草書狀其不易作可
知衛恒亦有論草書一篇尤見結構之難也草書至王
羲之始盡善然其題衛夫人筆陣圖後所言學草書之
法如點必須空中遙擲筆之類自非可苟作者恒尚在
羲之前則正當講求結體用筆時是以作草甚難而匆
遽時有不暇也

罄南山竹

李密討煬帝檄有云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蓋本呂氏
春秋明理篇亂國所生之物盡荆越之竹猶不能書也
然此語引用者甚多齊宣德太后廢東昏之詔曰罄楚
越之竹未足以言梁武討東昏檄亦云盡萬縣之竹未
足紀其過魏孝莊帝誅爾朱榮之詔亦云擢髮書非蓋
不足稱斬竹書德豈云能盡此皆在李密之前

日射三十六熊賦

金主亮以日射三十六熊賦題試進士當時施宜生廷
試第一所云聖天子內敷文德外揚武功雲屯一百萬
騎日射三十六熊也按此本遼事遼史興宗獵黃花山
獲熊三十六會延和殿御試進士即以日射三十六熊
賦為題賜馮立趙徽等四十九人進士第並賜緋衣銀
魚金海陵之命題蓋本諸此

北史沙鉢略一日手殺鹿十八頭魏暴
顯一日手獲禽獸七十三後周宇文貴
年十一歲一日射野馬及鹿十五頭竇熾與宇文護分射熾得十七頭護得十一頭
楊思從周文獵獨橋一虎在挾其膊右按其舌唐裴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王

武俊一日射雉兔九十五豎雅
里一日射黃羊四十狼二十一

斂衽

虞北澹謂今世女人拜稱斂衽而蘇子瞻舟中聽大人
彈琴詩云斂衽竊聽獨激昂則古人男子亦稱斂衽矣
云云按國策江乙說安陵君曰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
衽而拜史記留侯世家酈生勸立六國後曰陛下南鄉
稱霸楚心斂衽而朝後漢書和熹節后紀論嗣主側目
斂衽於虛器新唐書后妃傳序楊氏未死元胤厥謀張
后制中蕭幾斂衽皆就男子而言之則男子之稱斂衽
亦不第見於蘇詩也又元熊永題東坡集云東坡真天
人再拜當斂衽則元時猶未以斂衽專屬之女人

陔餘叢考卷二十二

陽湖

趙翼

耘菘

經史子集

古書分類未有經史子集四部之名漢哀帝時劉歆著
七略宋元徽中王儉撰七志梁普通中阮孝緒撰七錄
隋大業中許善心撰七林此皆以七分部者也其以四
部分者自晉秘書監荀勗始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
二乙部則諸子及兵家術數等三丙部則史記皇覽等
四丁部則詩賦及汲冢書等其中編次子先於史汲書
又雜詞賦內位置俱未免失當然後之以四部編者實
本於此宋謝靈運殷淳梁任昉殷鈞等因之各造四部

書目竟陵王子良集學士依皇覽例為四部要略猶皆以甲乙丙丁為部隋煬帝於觀文殿東西廂藏書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亦仍舊稱其名以經史子集者則唐武德初魏鄭公收東都圖書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以船沂河西上凡八萬六千九百六十六卷其後又因馬懷素奏乃令殷踐猷等治經韋述等治史毋斐等治子王灣等治集見馬懷素傳自此經史子集之為四部一成不變矣今階書經籍志已分經史子集者階書本唐人所修也宋史謝泌傳云唐景龍中分經史子集命薛稷沈佺期武平一馬懷素分掌近代說部之書最多或又當作經史子集說五部也隋書幸彥之撰項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禮要一部新禮一部五經異義

詩文以集名

漢藝文志有輯略師古曰輯與集同然當是時猶未有以集名書者故志所載詩賦等皆不曰集晉荀勗分書為四部其四曰丁宗王儉撰七志其三曰文翰亦尚未有集之名梁阮孝緒為七錄始有文集錄故階經籍志以荀况宋玉等所著書及詩賦等皆謂之集然經籍志序云別集之名漢東京之所創也靈均以降屬文之士多矣後之君子欲觀其體勢而見其心靈故別聚焉名之為集則集之名又似起於東漢然據此則古所謂集乃後人聚前人所作而名之非作者之自稱為集也

詩筆

陸游筆記六朝人謂文爲筆顧寧人亦引其說不知六朝人之稱文與筆又自有別文心雕龍曰今俗常言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是六朝人以韻語爲文散行爲筆耳按南史沈約傳謝元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庾肩吾傳梁簡文與湘東王書曰詩旣若此筆又如之又曰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任昉傳昉以文才見知時人謂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爲病晚節轉好著詩欲以傾沈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都下士子慕之轉爲穿鑿又劉孝綽稱弟儀與威云三筆六詩三孝儀六孝威也是皆以詩筆對言放翁因其以詩對筆遂疑筆卽文耳然北史邢昺傳雜筆三十餘篇此專言筆也而邢城傳文筆九百餘篇劉邈傳文筆三十餘篇則又文與筆並言可見文與筆自是二種若筆卽是文何以有專言筆者又有兼言文筆者則六朝所謂文筆當以劉勰言爲據也至老杜寄賈至嚴武詩云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元好問詩亦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養處抓亦襲六朝語也

序

孫炎云序端緒也孔子作序卦及尚書序子夏作詩序其來尚已然何休杜預之序左氏公羊乃傳經者之自爲序也史遷班固之序傳乃作史者之自爲序也劉向之敘錄諸書乃校書者之自爲序也其假手於他人以

重於世者自皇甫謐之序左思三都始

章句集註

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論語孟子集註其名非創也漢藝文志易經有章句施孟梁邱氏名二篇尚書有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春秋有公羊章句穀梁章句張禹爲帝師以上難數問乃爲論語章句上之後漢楊終作春秋外傳改定章句牟長著尚書章句趙岐作孟子章句梁武作孔子正言章句沈洙通五經章句此章句之所本也晉灼集服虔應劭等漢書音義彙爲一部名曰漢書集註陶宏景著孝經論語集註崔靈恩有集註毛詩二十二卷集註周禮四十卷此集註之所本也

題目

北史念賢傳魏孝武作行殿初成未有題目詔侍臣各名之念賢擬以圓極帝曰正與朕意同題目二字始見於此孔穎達尚書大禹謨正義云史將錄禹之事故爲題目之詞北齊文宣帝令辛術選百官時參選者二三千人術題目士子人無譎讟此則品題之意

破題

今八股起二句曰破題然破題不始於八股也李肇國史補李程試日五色賦既出闈揚於陵見其破題云德動天鑒祥開日華許以必擢狀元是唐人以作賦起處

已曰破題劉貢父詩話云有閩士作清明象天賦破題
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螢雪雜說俞陶作天之歷數在
舜躬賦破題云神聖相授天人會同何謳歌不之堯子
蓋歷數在於舜躬陳元裕主文衡出大椿八千歲為春
秋滿場破題皆閣筆遂自作云物數有極椿齡獨長以
歲歷八千之久成春秋二序之常蔡曼卿作君人成天
地之化破題云物產於地形鍾自天賴君人之有作成
化功之未全陳尹作文帝前席賈生賦破題云文帝好
問賈生力陳忘其勢之前席重所言之過人陳季陸出
皇極統三德與五事賦魁者破題云極有所會理無或
遺統三德與五事貫一中於百為張亢門客作坤厚載
物賦誦其破題於亢曰粵有大德其名曰坤亢應曰續
兩句可贈和尚曰非講經之座主是傳法之沙門又范
蜀公賦長嘯却敵騎破題云制動以靜善勝不爭宋景
文破題云月滿邊塞人登戍樓是皆賦之破題也詩亦
有破題六一詩話謂梅聖俞河豚詩開首春洲生荻芽
春岸飛楊花只此破題已道盡河豚好處螢雪雜說湯
黃中試秋燕已如客詩破題云近人方賀厦如客已驚
秋石林詩話亦謂駱賓王靈隱寺詩惟破題鷺嶺鬱岩
崑龍宮隱寂寥是宋之問所作下皆賓王作此又詩之
破題也夷堅志程覺改習易經謁老儒張師韓傳易義
張教以預擬題目如聖人作萬物觀之類仍教以破題

及主意於是遂捷此則經義之破題也

別字

字之音同而義異者俗儒不知輒誤寫用世所謂別字也此亦有所本後漢書儒林傳光武令尹敏校讖書敏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

音字用點

一字數音者漢時但借他字比其音鄭康成所謂倉卒無字以音類比方假借者也至魏孫炎始作反音則今反切之學也張守節云初音者皆爲正字不須點發字或數音觀義點發皆依平上去入若發平聲每從左起然則非本音而假借從他音者古人皆用點也顏師古匡謬正俗謂副本音發後人誤以爲副戴之副係其本音而於詩坼副讀作劈者轉以朱點發失其本矣此亦用點別他音之據今人於字之讀作別音者各於其平上去入方位或用點或用圈本古法也

重字二點

凡重字下者可作二畫始於石鼓文重字皆二畫也後人襲之因作二點今并有作一點者

亼字

天祿識餘云今人書某爲亼皆以爲俗從簡便其實即古某字也穀梁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鄆范注云鄆

公地陸德明釋文曰不知其國故云公地本又作某

文章忌假借

文章家於官職輿地之類好用前代名號以為典雅此李滄溟諸公所以貽笑於後人也孫樵云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宜直書一時制度使後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取前代名器以就簡牘畢仲詢幕府燕閒錄載范文正公嘗為人作墓銘已封將發忽曰不可不使師魯見明日以示師魯曰希文名重一時後世所取信不可不慎今謂轉運使為部刺史知州為太守現無其官後必疑之希文憮然曰賴以示子不然幾失之朱子亦云舊見徐端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有文章

章只有減字換字法耳如言湖州必去州只稱湖此減字也不然則稱霽上此換字也今人於官名地名好用前代名目以為古將一代制度疆理皆溷亂不可考矣此三說為古學者不可不知朱國禎亦云近日文章家多用換字法黽勉曰閔免尤甚曰郵甚新婦曰新負異曰异須臾曰須搖赤熾曰赤志又以殊代死字古稱殊死乃斬首分為二也此皆可笑空棺為櫬盛屍曰柩大曰索小曰繩自換字法行扶柩悉改扶櫬而舟子所呼為力索者亦寫為力繩櫬則何屍而繩則何力耶又郎瑛記嘉靖中文人多用換字法有虞子崖戲改岳忠武送張紫崖詩云誓律颺雷速神威震坎隅遐征逾趙地

力戰越秦墟驥蹂匈奴頂戈殲韃韃軀旋師謝彤闕再
造故皇都按忠武原詩乃號令風雷迅天聲動北極長
驅渡河洛直擣向燕幽馬蹀月氏血旗泉克汗頭歸來
報明主恢復舊神州也子崖逐字換之以嘲時人之好
換字者可為捧腹按宋時自宋子京後多效為濫體以
避俗歐陽公嘗戲改夜夢不祥書門大吉八字為宵寐
匪禎扎闈洪庥命子京見之以為笑資并可見換字之
不始於明也

古人追敘前事文法

洪容齋謂武成篇周王發之語是時武王尚未代商安
得已稱周王蓋史官追記之誤也然不特此也堯典四
岳薦舜曰有鰥在下曰虞舜虞者舜有天下之號其時
方在下乃已稱虞舜左傳衛州吁弑君石碻之子厚問
定君於碻碻告以觀王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若朝陳
使請必可得也是時陳桓公尚在乃已稱桓公又楚公
子子干自晉歸國將立為王晉韓宣子問叔向子干其
濟乎叔向以為不能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言桓
文皆已出亡在外而終得國也宣子晉臣乃稱其先君
曰晉文伍子胥謂使者曰語爾平王欲國不滅釋吾父
兄是時平王尚在乃稱其諡戰國策齊使使問趙威后
使者曰奉使使威后而不問王先問歲是覲面稱其諡
也韓詩外傳周公謂伯禽曰我武王之弟成王之叔周

公時成王尚在乃已稱成王史記田世家田成子以大
斗出小斗入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是時
成子尚在乃已稱成子韓非子外儲篇亦述歌曰謳子其已乎苞子其往歸田成子乎又漢高祖
朝太公冢令說太公曰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
臣也又高祖過趙張敖上食高祖箕踞慢罵趙相貫高
等說敖請殺之敖曰吾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秋毫
皆高祖力也是時高祖尚在乃已稱高祖古人追敘前
事文法往往如此陳箒潤日文義自明固不如後人之
密也

古文用韻

古人文字未有用韻者尚書喜起及五子歌三風十愆
之類皆歌耳洪範無偏無黨之類亦是使民歌咏左傳
鳳凰于飛和鳴鏘鏘龍尾伏辰天策焯焯之類皆詠詞
耳其行文則無韻也散文有韻顧寧人以尚書帝德廣
運一節及繫詞鼓之以雷霆一節詔皆化工之文自然
成韻者今按管子牧民篇毋蔽汝惡毋異汝度賢者將
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及小稱篇心術
篇地員篇俱有韻語又國語中范蠡對越王柔而不屈
彊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為常等數段皆有韻此為散
文用韻之始以後則老子道德五千言大羊用韻如知
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之類
不可勝數然其書自成箴銘一種非散文也莊子其聲

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坑滿坑塗卻守神以物爲量等句韓非子四海旣藏道陰見陽左右旣立開門而當勿變勿易與二俱行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名參同用其所生二_者誠信下乃貢情等句皆散文之用韻者史記褚少孫所補淳于意傳數千字通首用韻尤奇此又客嘲賓戲等文所由徼也

漢諺用韻法

漢人諺語多七字成句大率以第四字與第七字叶韻此亦一體也庶物名義疏漢武宮中用李少君續膏一名都膚婦人傳之膚色都麗又能接骨宮中語曰枯容碎軀有都膚折爪落髮有接骨後漢書賈逵博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楊政善說經京師爲之語曰說經鏗鏗揚子行魯丕爲趙相就學者常數百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井丹通五經善談論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許慎博學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_{重平聲與雙通也}丁鴻高才論辨最明京師語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楊震爲人所仰時人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召馴以志義自厲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胡廣練達朝事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馮豹以春秋教人鄉里稱之曰道德彬彬馮仲文董宣爲洛陽令百姓歌之曰桴鼓不鳴董少平范丹爲萊蕪令居官清苦人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

釜中生魚范萊蕪郭賀爲荊州刺史百姓歌之曰厥德
仁明郭憲卿郭憲以俠聞時人諺曰關東能能郭子橫
戴良初尚俠時人爲之語曰關中大豪戴子高黨錮傳
桓帝嘗受學於周福及卽位擢爲尚書而福同郡河南
尹房植有名鄉人爲之語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囚師獲
卽周仲進逸民傳王君公遭亂隱居時人稱曰避世壻
東王君公楊阿若任俠好爲人報讐時人語曰東市相
斫楊阿若俱就其人姓氏之韻而以呂題語協之亦一
時風氣然也三國時鄧颺好貨京師語曰以官易富鄧
元茂又吉茂嘲蘇則曰仕宦不止執虎子晉書王坦之
字文度時人語曰江東獨步王文度裴秀少時人稱之
曰後進領袖有裴秀江統字應元時人語曰巖然希言
江應元杜預使周旨等直入孫歆帳擒之軍中謠曰以
計伐戰一當萬荀愷字道明蔡謨諸葛恢亦俱字道明
時人語曰京師三明各有名劉宏字終嘏粹字純嘏漢
字冲嘏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嘏梁時賀琛爲武帝
所寵語常移晷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魏書祖瑩
與袁翻齊名時人語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
與袁北齊書蘇珍之宋世軌俱斷獄平允寺中語曰決
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陽休之工詩時人語
曰能詩能詩陽休之後周書裴漢爲丞相府參軍府中
語曰日下燦爛有裴漢北史李義深傳劔戟森森李義

深宋游道傳見惡能討宋游道崔暹傳講義兩行得中
郎于仲文字次武爲安國太守時人語曰明斷無雙有
于公不畏強禦有次武南史時人以世家仕宦之捷諺
云上車不落爲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唐書賀德基仁與
足德基俱以文學稱時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
彬彬賀德基仁皆沿此體

謎

謎卽古人之隱語左傳申叔展所云山鞠窮河魚腹疾
公孫右山之吟庚癸其濫觴也亦曰瘦詞國語秦客爲
瘦詞范文子旣對其三楚莊齊威俱好隱語漢東方朔
射覆籠無角蛇無足生肉爲膾乾魚爲脯之類尤爲擅

長劉歆七略有隱書十八篇則并有輯爲書者然皆不
傳惟卍金刀千里草之類出於風謠者略存一二至東
漢末乃盛行詔之離合體如蔡中郎書曹娥碑陰黃絹
幼婦外孫蠶曰楊修解之詔絕妙好辭四字也又孔北
海有四言一篇漁父屈節水潛匿方與時進止出寺池
張呂公饑釣闔口渭旁九域有聖無土不方好是正直
女固子臧海外有截隼逝鷹揚六翮不奮羽儀未彰龍
蛇之蟄比他可忘玫瑰隱耀美玉韜光無名無譽放言
深藏按轡安行誰詔路長共二十四句每四句離合一
字乃魯國孔融文舉也如首四句漁字去水爲魚字時
字去寺爲日字合之則魯字也下皆倣此詩載石林詩

話又越絕書不知何人所撰楊用修據其書後序云以
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詔漢人袁康所
作又越絕篇外傳云文字屬定自于邦賢以口爲姓承
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乃吳平也黃佐曰吳平因
袁康所錄成書又三國志註曹操初作相國府門自往
觀之題一活字人皆不曉楊修曰門中活乃闕字也相
國嫌太大耳據此可見東漢末之好爲隱語也然猶未
詔之謎其名曰謎則自曹魏始文心雕龍曰魏代以來
君子嘲隱化爲謎語謎者迴互其詞使昏迷也魏文陳
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又博舉品物然則高貴鄉公時
又嘗輯之成編矣南史孫廣爲吳興守有高夾者嘗有
求不遂乃有展謎以譏之曰刺鼻不知嚏躍而不知噴
嚙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北史斛律光傳褚士達夢人
授以詩曰九升八合粟角斗定非真疆却津中水將畱
何處人祖珽解之曰角斗斛字津却水何畱人合成律
字謂斛律也又魏孝文帝云三山橫爾^兩人從妓女白日
行青空屠兒斫肉與梓同有人辨得賞金鐘彭城王勰
曰乃一習字也又咸陽王禧敗逃詔防閤尹龍武試作
一謎以解憂龍武曰眠則同眠起則俱起貪如豺狼贓
不入已詔箸也則謎之爲技六朝更盛行唐蘇頌嘲平
姓者云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宋陶
穀使於南唐書十二字於驛舍曰西川狗百姓眼馬包

兒御厨飯宋齊邱曰乃獨賦孤館也錢氏私誌載字謎
云目字加二點不得作貝字猜貝字欠兩點不得作目
字猜乃賀資二字也四箇口盡皆方加十字在中央乃
圖字也洪夔賜谷漫錄載儉字謎云一人立三人坐兩
人小兩人大貝中更有一二口教我如何過莊緯雞肋
編又云兄弟四人兩人大一人立二人坐家中更有一
兩口便是凶年也好過婦字謎云左七右七橫山倒出
王介甫柄國時有人題相國寺壁云終歲荒蕪湖浦焦
貧女戴笠落柘條向儂去家京洛遙驚心寇盜來攻剽
東坡解之曰終歲十二月也十二月爲青字荒蕪田有
草也草田爲苗字湖浦焦水去也水去爲法字女戴笠
爲安字柘落木剩石字阿儂是吳言吳言爲誤字去家
京洛爲國寇盜爲賊民蓋言青苗法安石誤國賊民也
西溪叢語有一鏡隸字云一生有十口前牛無角蓋甲
午也此皆謎之見於書傳者前明并有刻爲成書曰謎
社便覽又賀從善編一書曰千文虎其序有云宋延祐
間東坡山谷少游介甫以隱字相倡和者甚衆刊集四
冊曰文戲金章宗好謎選蜀人楊圃祥爲首編曰百斛
珠刊行元至正間省掾朱士凱編者曰揆敘萬類又四
明張小山太原喬吉古瀾鍾繼先錢塘王日華徐景祥
編者曰包羅天地然則此狡獪小技編集成書者且不
一而足矣

用千字文語

湯若士演牡丹亭劇有石道姑白話一段全用千字文語打諢其實亦有所本太平廣記引啓顏錄有祭社語云社官三老等竊聞政本於農當須務茲稼穡若不雲騰致雨何以稅熟貢新聖上臣伏戎羗變育黎首能閏餘成歲律呂調陽某等並景行維賢德建名立遂乃肆筵設席祭祀烝嘗鼓瑟吹笙絃歌酒讌上和下睦悅豫且康禮別尊卑樂殊貴賤酒則用流不息肉則似蘭斯馨非直菜重芥薑兼以果珍李柰莫不矯首頓足俱其接杯舉觴豈徒戚謝歡招信乃福緣善慶但某素居閒處孤陋寡聞雖復屬耳垣牆未曾攝職從政不能堅持雅操專欲逐物意移憶肉則執熟願凉思酒則骸垢想浴老人則飽飫烹宰某乙則饑厭糟糠欽風則空谷傳聲仰惠則虛堂習聽倘蒙仁慈隱惻庶有濟弱扶傾希垂顧答審詳望感渠荷滴漑某等卽稽顙再拜終冀勒碑刻銘但知悚懼恐惶實若臨深履薄據此則唐人已右以此爲戲者臨川特仿爲之耳又唐閻立本善畫後拜右相而姜恪以戰功爲左相時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之嘲此又在啓顏錄之前

釋文瑩玉壺清話及宋史李至傳載宋太宗曰千字文本梁武帝得鍾繇破碑愛其書命周興嗣次韻成之然南史文學傳則詔梁武帝有王羲之書命興嗣

次韻爲之則所謂鍾繇書者蓋宋人傳記之誤劉公
嘉話錄亦云千字文本梁周興嗣所撰而有王右軍
書者皆當時集字成之也按梁時撰千字文者甚多
梁武嘗自製千字文命沈衆爲之註見南史沈約傳
又南平王嘗使蕭子範製千字文命記室蔡暹爲之
註亦見南史而隋經籍志興嗣千字文外又有二本
一爲梁國子祭酒蕭子雲註一爲胡肅注又有篆書
千字文一卷演千字文五卷草書千字文一卷俱不
載氏名隋秦王俊又令潘徽爲萬字文唐以後又有
改次千字文者封演聞見記周述改千字文首句以
天寶應道起將進之先呈右相陳公陳問曰翻盡乎

枇杷二字如何翻對曰惟此二字依舊陳曰如此還
是未盡逖逖退明人卓珂月崇正中作千字文大
頌又將枇杷二字拆開有云鬱尊黃金膳枇素木枇杷
取祭用素枇也姑婦任績夫男秉杷杷田器也此又皆從千字文翻新
以見巧者至楊文公談苑謂千字文開首題云勅員
外郎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勅字乃梁字傳寫之誤
當時帝王命令尚未稱勅至唐顯慶中始謂不經鳳
閣鸞臺何名爲勅也云云此說甚謬上命爲勅自漢
已然弟唐以前上下猶得通用耳非朝廷轉不稱勅
也說見勅字條內况此開首數字應卽興嗣自書興嗣方仕梁
何由卽自標梁代耶

敕

詔敕爲君上之詞本漢制文心雕龍曰漢初定儀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蓋本尚書敕天之命也又云戒敕爲文實詔之切者然漢以後敕字猶通用凡官長之諭其僚屬尊長之諭其子弟皆曰敕漢書成帝紀詔公卿大夫部刺史明申敕守相又詔公卿申敕百寮深思天誠元帝詔吏妨農事公卿其申敕之又王尊出敕敕掾功曹各自砥厲丙吉敕乳母善視皇曾孫後漢書陳寵爲廣漢太守府中多積骸寵敕縣盡葬之魏略鮮卑求互市梁習與之約相會空城中遂敕郡縣自將兵往就之三國志高堂隆以郡督軍

呼其太守薛悌名隆卽按劔敕督軍曰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又高貴鄉公被弒司馬昭上言高貴鄉公率兵向臣臣懼兵刃相接卽敕將士不得有所傷害乃成濟橫入兵陣公遂隕命臣今輒敕侍御史收濟家族結正其罪龐涓懷匕首欲殺太守張猛猛知其義士敕遣不殺此長官之敕僚屬也漢書韋賢以長子當爲嗣敕令自免後漢書張純傳純臨卒敕家丞死後勿議傳國光武詔其子奮襲爵奮稱純遺敕固不肯受逸民傳向子平男女婚嫁旣畢敕斷家事魏略曹操征陶謙敕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卓謂張邈也又李豐少時聲稱曰隆其父不願其然遂令閉門敕使斷客吳書李衡密於

龍門上種橘千株救其子曰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
上絹千匹世語薛夏天水人臨終救其子無還天水北
史雷紹臨卒救其子薄葬又崔光疾甚救子姪等曰吾
荷先帝厚恩史功不成歿有遺恨此尊長之救子弟也
惟北齊樂陵王百年之被害因賈德曾奏其嘗作救字
武成帝因發怒召使作救字與賈所封進相似乃殺之
則又似專為君上之用蓋古時詔敕本自朝廷而民間
口語相沿亦得通用至唐顯慶中再定制必經鳳閣鸞
臺始名為敕而其令始嚴然唐書安祿山討契丹敕人
持一繩欲盡縛之李愬生母早卒為嫡母晉國夫人所
養晉國卒父晟以愬非嫡子救愬服緦愬不肯則臣下

猶有用救字者此或脩書者習用古文之字以為文非
必當日實事也竈編間評云救字從彙從丩或作救字
乃變體書猶可用也至乃作勅字則贅字非救字矣

旨

旨字古人亦不專以為君上之稱後漢書曹褒傳褒為
閹令有他郡盜入捕得之太守馬嚴諷縣殺之褒救吏
曰臯陶不為盜制死刑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府
意也三輔決錄游殷以其子託張既既難違其旨宋書
江夏王義恭請以庶人義宣還其屬籍文帝答詔曰以
公表付外依旨奉行是上於臣下所云亦謂之旨矣梁
溪漫志記宋時士大夫名刺末稱裁旨竈編間評云本
朝君相曰聖旨鈞旨太守而下曰台旨又次曰裁旨則

宋時旨字猶上下通用

朝

古時凡詣人皆曰朝。呂覽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是也。秦漢時僚屬謁長官亦曰朝。史記項羽晨朝上將軍是也。論語冉子退朝則大夫家亦稱朝。秦漢以來郡縣坐衙視事亦曰朝。後漢書任延傳延為會稽都尉辟龍邱萇為議曹龍邱萇卒延自臨殯不朝者三日。劉寵傳寵為會稽太守去任有父老出送之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南史范雲傳雲為竟陵王子良主簿寵冠府朝是也。又漢時凡官署皆稱寺。吳志凌統傳統領兵路過本縣步入寺門見長吏恭敬盡禮是在外官署亦稱寺也。

宅

同詒錄謂今世達官稱有稱宅下馬則稱家書云五流有宅則宅反不若家字矣。愚按此說非也。士大夫相稱曰宅此名最古。儀禮士相見禮宅者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穀繼公曰宅未仕而家居者也。周禮地官載師以宅田任近郊之地。鄭康成注又云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然則未仕與致仕之家均稱宅耳。次

托宿曰次。春秋莊三年冬公次于滑。左傳曰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漢書周亞夫軍次細柳。臣瓚亦引過信為次以釋之。是次乃托宿之久者也。今人行

文。凡至某處，不論久暫，動曰次某處，誤矣。

宦

禮記宦學事師非禮不親。註云：仕與學皆有師，此蓋泥於說文，以宦為仕之說，而強合之也。學則有師，仕豈有師乎？不知宦字原有仕與學二義。左傳驪姬之辭，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嫡子為公族。杜註宦仕也。此以仕為宦之義也。趙盾餽穀桑之餓者，食之舍其半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亡，今近焉，以遺之。杜註宦學也。此以學為宦之義也。

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宿字今人皆讀作秀，然禮記曰宿離不忒，以初為常說，苑辨物篇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則宿字仍當讀本音為正。說文宿字本只入聲一音，白香山贈溪翁詩云：辭翁向朝市，問我何官祿，虛言笑殺翁，即官應列宿。是唐人猶讀入聲也。嬾真子錄亦云：二十八宿亦謂之二十八舍，又謂之二十八次舍也。次也，皆有止宿之義。今乃音綉，此何理也。然庾信哀江南賦：飛狄鼠之蒼鳥，起橫江之困獸，地則石鼓鳴山，天則金精動宿。是六朝時已讀作去聲。

帳

帳簿，古人作帳字。北史宋世良括丁河內，魏孝莊帝勞之曰：知卿所括過於本帳，若官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

一天下也又後周蘇綽始制計帳戶籍之法隋書開皇
十年詔凡流寓之人悉屬州縣墾田籍帳皆與民同又
裴政傳趙元愷造職名帳未成劉榮云但須口奏不必
造帳及奏太子問帳安在元愷曰劉榮謂不須造帳唐
書宇文融傳鈎檢帳符得偽勳亡丁甚衆皆作帳

饗

東坡詩有老饗之語蓋謂貪於飲食也按以饗爲貪飲
食惟韻會有此說而左傳饗饗杜註則云貪財爲饗貪
食爲饗玉篇亦曰饗貪助也則老饗當作老饗爲是然
山海經饗饗本惡獸名又呂氏春秋周鼎饗饗有首無
身食人未咽善及其身所以示戒也然則饗饗本是一
物之貪食者杜註不過因左傳有貪於飲食冒於貨財
謂之饗饗之語故以二字分屬之其實此物本貪食之
獸縉雲不才子貪冒似之故人借以名之耳不必以饗
屬財饗屬食也然則東坡所云老饗亦未爲失也

寫

曲禮器之漑者不寫其餘皆寫註謂傳之器中也並無
以爲作字者漢書藝文志武帝置寫書官寫字始作鈔
錄解蓋因此器註於彼器有傳遞之義故借爲鈔書
寫之字後漢書竇融傳融作書勸隗囂降漢光武美之
詔曰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則以此字作抄
錄解固已久矣

係

俗語不禮人爲不係亦有所本北史齊後主緯穆皇后之母名輕霄本穆子倫婢也后既封以陸令萱爲母更不係輕霄

甄

甄字許氏說文作居延反本與堅同音吳志孫堅入洛於城南甄官井探得傳國璽堅以甄與己名協以爲受命之符是三國以前未有讀甄爲之人切者宋大觀中甄徹登進士時林摠爲樞密院唱名讀甄爲堅上以爲當作真音摠辨遂以不識字被黜則宋以前久讀作真音矣莊綽雞肋編謂卽起於三國孫權卽帝位尊堅爲

武烈皇帝江左諸儒遂避堅諱因其聲之相近乃讀爲真耳說文顛蹟以真爲聲烟咽以甄爲聲可見甄本音乃堅而非真也

員

吳曾旣改齋漫錄左傳伍員陸德明釋文音平聲然唐書員年十世祖疑之以忠烈自比伍員因改姓員唐書音釋云王問切則作去聲矣張嘉貞薦苗延嗣呂太一員嘉靖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則以員爲去聲自唐已然又左傳季孫行父城鄆杜註今城陽姑幕縣有員亭員卽鄆也員音云一音運則員之去聲并不自唐始矣

犬

犬即狗也月令孟春毋殺孩蟲胎天飛鳥說文未生日胎初生日天也呂氏春秋則云無殺孩蟲胎犬飛鳥高誘注曰麤子曰犬則又有以犬爲麤子者此說文玉篇諸書皆未見

隔

窓戶之有疏櫺可取明者古曰綺疏今日榻子按榻當作隔謂隔限內外也夷堅志云廊上列金漆凉隔子甕牖間評作亮隔淵海則竟作格謂學士院窓格有火燃處太宗嘗夜至蘇易簡已寢遽起無燭宮嬪自窓格以燭入照之後以爲玉堂盛事遂不復易是隔格俱有典故俗作榻者非

都鄙

世以文雅者爲都樸陋者爲鄙其來最古詩云洵美且都國語楚靈王爲章華臺使富都那豎贊焉註都閤也那美也楚詞云此德好閑習以都史記司馬相如車從是都是皆以都爲美也論語出辭氣斯遠鄙倍注凡陋也漢書周勃爲布衣時鄙樸庸人曹大家女誡云鄙人愚闇是皆以鄙爲庸陋也其實都鄙二字蓋卽本周制都乃天子諸侯所居之地聲名文物之所聚故其士女容止可觀鄙則郊遂以外必多樸儻也猶今人言京樣京款村氣鄉氣也顏師古則謂鄙字本作否乃蔽固不

通之稱故尚書丕德忝帝位史記作鄙德以其字同也
按王充論衡引論語子見南子章子所否者亦云子所鄙者是否鄙二字古本通用則鄙字自有凡陋本義非
田野之謂也又都者是閑美之稱亦非上京之謂今按
論語先進於禮樂野人也非指郊外之民乎質勝文則
野非以郊外之人樸俚而即以野為樸陋之稱乎左傳
楚申舟過宋而不假道華元曰是鄙我也杜註以我同
於其邊鄙也然則都美之本於國邑鄙樸之本於郊野
有自來矣師古之說未可信也况都者凡建國立宗廟
之地之通稱亦非專指京邑也而師古以上京當之則
其於都字之本義亦未深考也按周禮大都小都在王畿四百里之內公卿及王子弟食采之邑大司徒凡造都鄙此即所謂都鄙用助法皆指郊外之邑大司徒凡造都鄙有章則以都為邑都鄙為野鄙

雅俗

雅俗二字相對見王充論衡四諱篇引田文問其父嬰
不舉五月子之說謂田嬰俗父也田文雅子也然則雅
俗二字蓋起於東漢之世又劉熙釋名序有右號雅俗之語熙漢末魏初人益見雅俗二字起於東漢

猖獗

今人見人恣橫不可制者輒曰猖獗史傳亦多用之然
更有別義漢昭烈謂諸葛武侯曰孤智術淺短遂用猖
獗王彪之謂殷浩曰無故忽忽先自猖獗劉善明謂蕭
道成曰不可遠去根本自詒猖獗邱遲與陳伯之書君
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沉迷猖獗以至於此金將張
柔為蒙古所敗質其二親柔嘆曰吾受國厚恩不意猖

極至此凡此皆有領覆之意與常解不同

絕倒

今人遇事之可笑者每云絕倒其實此二字不僅形容可笑也晉書衛玠傳王澄每聞玠言輒歎息絕倒時人為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世說王敦見衛玠後詔謝琨曰不意永嘉之後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魏書李苗傳苗覽周瑜傳未嘗不咨嗟絕倒此皆言傾倒之意北史崔瞻傳瞻使於陳過彭城讀道旁碑文未畢而絕倒從者遙見以為中惡此碑乃瞻父徐州時所立故哀感焉隋書陳孝意傳孝意居父喪朝夕哀臨每發一聲未嘗不絕倒此又極形其悲愴之致也惟

五代史晉家人傳出帝居喪納其叔母馮氏為后酣飲歌舞過梓宮前輟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皆失笑帝亦自絕倒此則與捧腹鼓掌等字意義相近耳然宋史王登傳登夜分正理軍書幕客唐舜申至登忽絕倒五藏出血而卒元趙秉文雜擬詩不敢上高樓惟恐愁絕倒則宋元之間亦尚不以絕倒字專指詼笑趙與時賓退錄亦引衛玠事而論流俗以絕倒為大笑之誤

饑餓二字有別

饑餓二字亦有分別淮南子說山篇寧一月饑無一旬餓注饑食不足餓困乏也沈作誥寓簡云饑非餒也不

及飽耳

釐釐

王西莊十七史高權釐釐條謂差之豪釐謬以千里釐里同是一韻而或作豪釐二字蓋傳寫之誤而以顏師古音釐為離謂其不識字按豪釐本權度之數孫子算術蠶吐絲為忽十忽為杪十杪為豪十豪為釐十釐為分十分為寸後人又移之於稱是權度皆以豪毛起數其字本應從毛而反謂釐字傳寫之誤未免臆說况史記儒林傳有禽滑釐即孟子所載滑釐可見釐釐二字原屬相通古無四聲之別釐釐一也而必謂由釐訛寫為釐則是古來本無釐字豪釐之釐但應作釐不應作釐矣西莊所最據者許氏說文然史記禽滑釐漢書劉屈釐岑元熙為魏郡守人頌之曰狗吠不驚足下生釐其字皆在許叔重之前豈漢人早撰別字耶

陔餘叢考卷二十三

陽湖 趙翼 耘菘

一二言詩

孔穎達詩正義序云詩以申志一字則言蹇而意不會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卽祈父肇禋之類也今按古詩亦有一言者顧寧人謂緇衣章敝字爲句還字爲句又吳志歷陽山石文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楚字吳字各爲句此一言詩也祈父肇禋劉勰亦引爲二字詩然尚非兩字卽成一韻老子法本章琤琤如玉落落如石立戒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史記田家之祝詞曰甌窶滿篝汗邪滿車及吳越春秋黃竹之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

肉則竟以兩字相叶矣輟耕錄載虞伯生咏蜀漢事曰
鸞輿三顧茅廬漢祚難扶日暮桑榆深渡南瀘長驅西
蜀刀拒東吳美乎周瑜妙術悲夫關羽云殂天數盈虛
造物乘除問汝何如早賦歸歟此又通首皆兩字一韻
更前人所未有也中州韻入聲似平聲故蜀術等字皆
與魚虞相叶古來通首二言詩惟此一首

三言詩

三言詩金玉詩話謂起於高貴鄉公然漢安世房中歌
豐草萐及雷震震二章郊祀歌之練時日太乙既天馬
徠等章已創其體則不始於魏末矣劉勰又引喜起歌
為三言之首而謂詩之有三五言多成於西漢蓋國風

山有榛隰有苓周頌綏萬邦屢豐年之類古詩中原有
此句法特漢初以之為全篇遂成此三言之一體耳後
世亦罕有為之者劉伯溫集有思美人一篇懷麓堂詩
話羅明仲詔三言亦可為體因出樹處二韻迨西涯題
扇西涯梅筆題云揚風帆出江樹家遙遙在何處又有
鄞人金埴專工三言多至千篇今已不傳近日朱竹垞
查初白間亦為之

四言詩

四言詩當以舜典喜起之歌為首大禹所訓內作色荒
外作禽荒六句亦濫觴也三百篇外如帝王世紀所載
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尚書

大傳所紀卿雲歌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於
一人饗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既竭褰裳去之又塗山
歌綏綏白狐九尾麗麗左傳所載虞人箴曰芒芒禹迹
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
用不擾穆天子傳所載西王母謠白雲在天山陵自出
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復能來戰國策所記
荀卿作歌曰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
嗚乎上天曷惟其同其音節皆簡貴高古縱出於後人
擬作要非漢以後所能也蓋周秦以上及漢初詩皆四
言自五言興而四言遂少然漢魏六朝亦尚有爲之者
文心雕龍以韋孟諷諫詩爲四言首唱此後如相如封

禪頌傳毅迪志詩張茂先勵志詩陶淵明停雲詩皆傑
出者唐以後則四言遂絕如李白羅韓舒卷似有人開
明月直入無心可猜及柳子厚皇雅皆僅見者東坡作
觀棋詩記廬山白鶴觀事不聞人聲但聞落子亦偶一
爲之方嶽深雪偶談謂五言而上世人往往各極其才
之所至惟四言輒不能工劉後村謂三百篇在前之故

五言

漢初郊廟樂歌但有三言四言及長短句無所謂五言
者文心雕龍曰漢成帝品錄三百餘篇不見有五言蓋
在西漢時五言猶是初體故甄錄未及也五言斷以古
詩十九首及蘇李贈答爲始十九首或稱枚叟所作其

孤竹一篇則傳毅所作蓋漢武好尚文詞故當時才士各爭新關竒創爲此體實亦天地自然有此一種至時而開不能秘也劉勰又曰召南行露已肇年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則五言久矣又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衡也鍾嶸又以夏歌鬱陶乎余心爲五言濫觴按三百篇中五言單句固指不勝屈若小雅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彼有不獲穧此有不斂穧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等句已皆連用五言特未製爲全篇耳漢初諸人本此以爲全篇遂成五言體至如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數句連用或字又爲昌黎南山詩所本

六言

任昉云六言始於谷永然劉勰云六言七言雜山詩騷今按毛詩詔爾遷於王都曰子未有室家等句已開其端則不始於谷永矣或谷永本此體創爲全篇遂自成一冢然永六言詩今不傳後漢書孔融傳融所著詩頌碑文六言策文表檄其曰六言者蓋卽六言詩也今亦不傳北史陽俊之作六言歌詞世俗流傳名爲陽五伴侶寫而賣之俊之嘗過市欲取而改之賣者曰陽五古之賢人君何所知輒敢議論俊之大喜則陽五又專以此見長且世俗競相倣倣可知也然今亦不傳蓋此體本非天地自然之音節故雖工而終不入大方之家耳

古六言詩間有可見者文選註引董仲舒琴歌二句又樂府月穆穆以金波日華耀以宣明邊孝先解嘲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滿歌行命如鑿石見火居世竟能幾時三國志註曹丕答羣臣勸進書自述所作詩曰喪亂悠悠過紀白骨縱橫萬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將佐時整理復子明辟致仕北史綦連猛傳童謠云七月刈禾太早九月噉羔未好本欲尋山射虎激箭旁中趙老唐書中宗賜宴羣臣李景伯歌曰迴波爾持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喧嘩竊恐非宜此皆六言之見於史傳者至王摩詰等又以之創為絕句小律亦波峭可喜

七言

金玉詩語謂七言起於柏梁然劉勰謂出自詩騷孔穎達舉如彼策室於道謀為七言之始然不特此也如自今伊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等句甚多顧寧人謂楚詞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即是七言按遷藏就岐何所依殷有惑婦何所譏等句本無些只則竟是七言也特尚未以為全篇至柏梁則通體皆七言故後世以為七言之始耳然古時亦已有為全篇者皇娥倚瑟清歌曰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迴薄化無方滄天蕩蕩望滄滄乘桴輕漾著日旁此或秦漢間人擬作至如靈樞經云凡刺小邪日以大補其不足乃無害視其所在迎之界

甯戚飯牛歌短布單衣適至爵長夜漫漫何時旦茅濛
之先有民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太清時
下元洲戲赤城繼世而起在我盈以及項羽垓下漢高
大風漢初有雞鳴歌東方欲明星爛爛汝南晨雞登壇
喚曲終漏盡巖具陳月沒星稀天下旦安世房中歌亦
有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之句則全篇皆
七言亦非始於栢梁也至吳越春秋所載竊劫等曲通
首皆七言則本後漢趙長君所作不得謂吳越時卽有
此體白起戰國時人在伍胥之後而竊劫篇反引之以
比伍胥尤顯然可見其僞長君本傳謂其作吳越春秋
詩細蔡邕讀而嘆息益可信諸詩之爲長君作也

八言

世罕有八言詩漢書東方朔傳朔有八言七言上下晉
灼曰八言七言詩各有上下篇也然今已不傳毛詩中
惟我不敢效我友自逸一句顧寧人以胡瞻爾庭有縣
貆分爲八言然兮字尚是語助非詩中字也此外亦不
經見舊唐書盧羣在吳少誠席上作歌輒之曰祥瑞不
在鳳凰麒麟太平須得邊將忠臣但得百僚師長肝膽
不用三軍羅綺金銀銀此則通首八言他如李長吉酒不
到劉伶墳上土宋人李端叔題王循書院壁有云不愛
爾井泉百尺深不愛爾庭樹千丈陰元人戴師初題范
文正公黃素小楷詩有耳不聽下里巴人有手不寫劇

秦美新皆不過一二句而通首仍七言

九言

擊虞以洞酌篇為九言顏延之則謂詩體本無九言者
擊虞之論未可為據懷麓堂詩話又謂九言起於高貴
鄉公鮑明遠沈休文亦有之唐則李白蜀道難上有六
龍迴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迴湍杜集中烟如一
段清冰出萬壑置在迎風露寒之玉壺是也楊升菴又
引杜工部男兒生不成名死已老為九言之始顧寧人
則引稟子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九言之始然非通首皆
九言也其通體為九言者珊瑚網載元時天目山榴明
本有梅花詩云昨夜東風吹折中林梢渡口小艇滾入

沙灘坳野樹古梅獨臥寒屋角疎影橫斜暗上書窻敲
半枯半活幾箇嫩蓓蕾欲開未開數點含香苞縱使畫
工善畫也縮手我愛清香故把新詩嘲此則通首皆九
言也至升菴亦有梅花詩云元冬小春十月微陽回綠
萼梅蕊早徇南枝開折贈未寄陸凱隴頭去相思忽到
盧仝窻下來歌殘水調沉珠明月浦舞破山香碎玉凌
風臺錯認高樓三弄叫雲笛無奈二十四番花信催此
則又創為九言律矣
元遺山答張教授仲文詩通首皆七古中獨有一
句係九言疑作金奎怨曲蘭畹詞云云自註云七
言長體於中一句獨九言章
郎有此體長言亦有此體

十言十一言

懷麓堂詩話又謂詩有十字者太白詩黃帝鑄鼎於荆

山鍊丹砂丹砂成騎龍飛上太清家是也有十一字者
少陵詩玉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
落之竒才東坡詩山中故人應有招我歸來篇是也

五七律排

五七律及排律雖創於初唐沈宋諸人然六朝已開其
端劉勰云左礙而尋右末滯而討前則聲轉于吻玲玲
如振玉詞靡于耳累累如貫珠似已研究聲律沈約八
詠詩云登臺望秋月會圃臨春風秋至憫衰草寒來悲
落桐夕行聞野鶴晨征聽曉鴻解珮去朝市被褐守山
東已全是五律惟七八兩句失粘耳至陰鏗安樂宮詩
新宮寶壯哉雲裏望樓臺迢遞翔鸞仰聯翩賀燕來重
簷寒霧宿丹井夏蓮開砌石披新錦雕梁畫早梅欲知
安樂盛歌管雜塵埃則已全乎律體梁簡文春情一首
溫子昇擣衣一首王勣北山一首陳後主聽箏一首又
皆七言屬對絕似七律惟篇末雜以五言二句耳薛道
衡昔昔鹽垂柳覆金堤蘼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
桃李蹊採桑秦氏女織錦賣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
空闌常歛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新鳳逐帷
低飛魂同野鵲倦寢憶晨雞暗牖通蛛網空梁落燕泥
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誰能惜馬蹄此
又五排濫觴也蔡孚打毬篇云德陽宮北苑東阪雲作
高臺月作樓金鎚玉鑿千金地寶仗瑠紋七寶毬寶融

一家尚三主梁冀頻封萬戶侯容色從來荷恩顧意氣
平生事俠遊其道用兵如斷蔗蔗俱能走馬入長楸紅鬃
錦環風驟驥黃絡青絲電紫駟奔星亂下花場裏初月
飛來畫杖頭自有長鳴須決勝能馳駿足滿先籌曹王
漫說彈碁妙劇孟休矜六博投薄暮漢宮愉樂罷還歸
堯室繞垂旒此又七排濫觴也

絕句

楊伯謙云五言絕句唐初變六朝子夜體也七言絕句
初唐尚少中唐漸甚然梁簡文夜望單鴈一首已是七
絕云云今按南史宋晉熙王昶奔魏在道慷慨爲斷句
詩曰白雲滿郭來黃塵半天起關山四面絕故鄉幾于
里梁元帝降魏在幽逼時製詩四絕其一曰南風且絕
唱西陵最可悲今日還蒿里終非封禪時曰斷句曰絕
句則宋梁時已稱絕句也柳惲和梁武景陽樓篇云太
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流陳文
帝時陳寶應起兵沙門慧標作詩送之曰送馬猶臨水
離旗稍引風好看今夜月當照紫微宮階煬帝宮中侯
夫人詩飲泣不成淚悲來翻強歌庭花方爛熳無計奈
春何蕭子雲玉笥山詩千載雲霞一徑通煖烟遲日鎖
溶溶鳥啼春晝桃花坼獨步溪頭探碧茸虞世南袁寶
兒詩學畫鴉兒年未成垂肩大袖太慙生緣慙却得君
王寵長把花枝倚輦行其時尚未有律詩而音節和諧

已若此豈非五七絕之濫觴乎詩注源流云絕句截句也如後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前半首前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後半首四句皆對者是截中四句四句皆不對者是截前後四句也故唐人稱絕句爲律詩李漢編昌黎集凡絕句皆收入律詩白香山亦以絕句編入格詩

三五七言

三五七言詩起於李太白秋風清秋月明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夜難爲情此其濫觴也劉長卿送陸澧詩云新安路人來去早潮復晚潮明日知何處潮水無情亦解歸自憐長在新安住宋寇萊公江南春詩云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畫離腸斷蘊滿汀洲人未歸金趙秉文詩云秋風清秋月明白露夜深重白雲秋曉輕夢回酒渴呼童起枕上輓轡三兩聲近日查初白咏簾一首自一字至七字又爲創體

長短詩

三百篇中間有用長短句者如山有榛隰有苓一章真絕調也至漢而益多安世房中歌我定歷數一章四言七言三言紛沓成篇樂府日出入一首云肅若舊典日出入安窮時世與人不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徧觀是邪詔何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訾黃其何不來下

此後世長短句之祖也又漢武帝李夫人歌是耶非耶
立而望之偏何珊珊其來遲漢書燕王歌歸空城分狗
不吠雞不鳴樞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之無人

樂府

漢書禮樂志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
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
等造詩賦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師古曰樂府
之名蓋起於此按史遷樂書云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延年次序其聲云
云則十九章樂府有漢武自作者按十九章中有非臣下
所敢言者如日出入之春非我春
夏非我夏等句豈代言者所為耶又樂志云漢郊廟詩歌內有掖
廷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故哀帝時
罷之然百姓漸漬日久滲汚自若文心雕龍曰漢武立

樂府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
以騷體制歌桂華雜曲麗而不經赤鴈羣篇靡而非典
河間獻雅而不御故汲黯致譏於天馬然則樂府本非
雅樂也又云軒代鼓吹漢世鏡挽並出樂府故樂府有
鏡吹等曲

六句律詩

律詩有六句便成一首者李太白送羽林陶將軍云將
軍出使擁樓船江上旌旗拂紫烟萬里橫戈探虎穴三
杯拔劍舞龍泉莫道同人無膽氣臨行將贈繞朝鞭此
為六句律詩之首以後惟白香山最多如寒閨夜一首
縣西郊秋寄馬造一首雷題杭州郡齋一首感芍藥花

寄正一上人一首孤山寺石榴花一首盧侍御小妓乞
詩一首皆用此體昌黎集中亦間有之如謝李員外寄
紙筆一首云題是臨池後分從起草餘兔尖針莫並繭
淨雲難如莫怪殷勤謝虞卿正著書此又五言之六句
律詩體也

拘體七律

拘體七律如鄭縣亭子澗之濱獨立縹緲之飛樓之類
杜少陵集最多乃專用古體不諧平仄中唐以後則李
商隱趙嘏輩創為一種以第三第五字平仄互易如溪
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殘星幾點鴈橫塞長
笛一聲人倚樓之類別有擊撞波折之致至元遺山又
創一種拘在第五六字如來時珥筆誇健訟去日攀車
餘淚痕太行秀發眉字見老阮亡來樽俎間雞豚鄉社
相勞苦花木禪房時往還肺腸未潰猶可活灰土已寒
寧復燃布聲浩浩如欲沸世路悠悠殊未涯冷猿挂夢
山月暝老鴈叫羣江渚深春波淡淡沙鳥沒野色荒荒
烟樹平青山兩岸多古本平地數峰如畫屏長虹夜飲
海欲竭老鴈叫羣秋更衰東門太傅多祖道北闕詩人
休上書之類集中不可枚舉然後人習用者少

律詩不屬對

唐人律詩三四句有不屬對者如李太白牛渚西江
夜崔灝黃鶴樓詩之類然第五六則未有不對惟白樂

天有通首不對但平仄甚調者自編在格詩中如重題
西寧寺牡丹憶元九詩云往年曾向東都去曾嘆花時
君未迴今年况作臨江別惆悵花前又獨來只愁離別
長如此不道明年花不聞則律詩中又有此一種也然
白之外亦少有作此者

律詩兼用兩韻

鄭谷與僧齊己等共定今體詩格一曰葫蘆一曰轆轤
一曰進退所謂葫蘆韻者先二後四轆轤韻者雙出雙
入進退韻者一進一退湘素雜記謂鄭谷進退格兩韻
押某韻兩韻又押某韻如先押十四寒兩韻再押十五
刪兩韻也然此體是雙出雙入而非一進一退今按黃

山谷謝送宣城筆詩云宣城變樣蹲雞距諸葛名家捋
鼠鬚一束喜從公處得千金求買市中無漫投墨客摹
科斗勝與朱門飽蠹魚愧我初無草元手不將閒寫吏
文書此詩前二韻押七虞後二韻押六魚所謂雙出雙
入也東坡題南康寺重湖軒詩曰八月渡重湖蕭條萬
象疎秋風片帆急暮靄一山孤許國心猶在康時術已
虛岷峨千萬里投老得歸無此詩以魚虞二韻相間而
押所謂一進一退也清波雜誌謂坡自跋律詩可用兩
韻而引李誠之送唐子方兩押山難字爲証不知誠之
本用進退格耳

迴文詩

迴文詩世皆以為始於蘇蕙然劉勰謂回文所興道原為始則非起於蘇蕙矣道原不知何姓何時人按梅慶生註文心雕龍云宋有賀道慶作四言迴文詩一首計十二句從尾至首讀亦成韻勰所謂道原或即道慶之訛也但道慶宋人而蘇蕙苻秦人則蕙仍在道慶前而勰謂始自道原意或當時南北朝分裂蕙所作尚未傳播江南而道慶在南朝實初此體故以為首耳今道慶迴文不傳惟蕙詩見於記載亦名璇璣圖其序云前秦安南將軍竇滔與寵姬趙陽臺之任而遺其妻蘇蕙於家蕙織錦迴文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字縱橫反覆皆為文章名曰璇璣圖寄滔滔感其意仍迎蘇氏而遣

陽臺此迴文之祖也北史邢臧傳臧與裴敬憲盧觀等共讀迴文集臧獨先通東觀餘論云璇璣圖讀者惟曉外繞七言至其中多不能讀少常沈公布謂詞句脫落讀不成文不知此詩本以五色織成因以別三四五七言之異後人流傳不復施采故迷其句讀耳子在洛陽於王晉玉處得程士南倣此並申誠之釋而後曉然是詩本不舛脫云云

朱叔真璇璣圖記璇璣者天盤也經緯者星辰所行之道也中流一眼者天心也極星不動蓋運轉不離一度之中所謂居其所而斡旋之處中一方大微垣也乃疊字四言詩其三方紫微垣也乃四言回文二方之外四正乃五言回文四離乃四言回文三方之外四正乃交首四言詩其文則不同也四維乃三言回文三方之經以至外四經皆七言回文詩可周流而讀者也

若蘭之後罕有繼之者隋書王劭傳有人浴於黃鳳泉得二白石頗有文理劭遂附致其文以為字復迴互其字作詩二百八十

篇奏之此蓋仿蘇蕙之體而今不傳唐人惟皮陸偶爲之宋以後則無人不作矣

疊字詩

疊字詩河水洋洋北流活活等句連用六疊此爲創體
滄浪詩話謂十九首中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窈窕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一連六句皆用疊字今人必以爲句法重複古詩正不當以此論也退之南山詩延延離又屬夫夫叛還覩喁喁魚闕萍落落月經宿閭閭樹墻垣嘯嘯架庫廡參參削劔戟煥煥銜瑩琇敷敷花披萼闐闐屋摧雷悠悠歸而安兀兀狂以狂起起出猶奔蠢蠢駭不懋蓋亦仿此後人遂轉有以此爲工有一句疊三字者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鴈已先紅槭槭淒淒葉葉同是也有一句內連三字者如劉駕云樹樹樹梢啼曉鶯夜夜夜深聞子規是也有兩句連三字者如白樂天云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是也有兩句疊四字者如柳子厚詩云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是也又宋人咏西溪云灣灣灣處復灣灣蔡禪師十元詩了了了時無可了元元元處亦須訶亦皆以此取奇然不過全首中一句耳惟樂天題天竺寺詩云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原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清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此則六句皆

用疊字更爲創格然尚不失爲大方南定惟楊誠齋水
月寺詩低低橋入低低寺小小盆盛小小花又紅錦黃
花詩云節節生花花點點茸茸麗日日遲遲則已纖佻
方回石頭田詩畫欲求一淘右竈無竈烟夜欲求一榻
有屋無屋椽頗峭辣可喜至如金人麻知幾答何正卿

一首

經蠶蠹蠹何等民矯矯亢亢爲守貞昂昂藏藏獨異俗落落莫莫不厭貧
歸與歸與且翻口鳳兮鳳兮德衰久樂云樂云無弦琴命字命字一杯酒

匪鱸匪鮪故爲藏避言避色必也狂至道至剛殊吾馬愛清愛淨修我壻
用之捨之時所擊晉如摧如寧復計暖然凄然任春秋優哉游哉聊卒歲元詩

僧明本松月詩一首

天有月兮地有松可堪松月趣無窮松生金粉月
生兔日抱明珠松化龍月照長空松挂兩松同禪

定月當空老僧笑指松頭月松月何妨一處供

明人舒芬春景詩一首

春風春日競春華春水
春山春景佳新柳戀鶯

過西湖詩一首

天連泗水水連天烟鎖孤村村鎖烟樹繞藤蘿籠繞樹川
通巫峽峽通川酒送醉客客送酒船送行人人送船此會

應難難會此傳
今話古今傳皆庸俗不足供噴飯矣

聯句

雪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斬新開闢
范景文亦云昌黎聯句有跨句者謂連作第二三句如
城南等作是也有一人一聯者如會合遣興等作是也
有一人四句者如有所思等作是也漁隱叢話則謂謝
宣城有聯句七篇陶淵明有聯句一篇是六朝已有之
然聯句究當以漢武栢梁爲始文心雕龍曰聯句其韻
栢梁餘製是也今按六朝聯句亦不止陶謝二公南史
謝晦將被戮與兄子世基聯句世基詩曰偉哉橫海鯨
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爲螻蟻食晦詩曰功遂侔

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涉梁元帝與
武陵王紀交兵帝為詩曰回首望荆門驚浪且雷奔四
鳥嗟長別三聲悲夜猿紀之子圓正被收在獄乃連句
曰水長二江急雲生三峽皆願貫淮南罪思報阜陵恩
又沈懷文傳隱士雷次宗還廬江何尚之設祖餞文士
畢集為連句詩懷文所作尤美北史薛孝通等在孝文
帝前以忠為韻元翹曰聖主臨萬機享世永無窮孝通
曰豈惟被草木方亦及昆蟲元翹曰朝賢既濟濟野苗
又芄芃帝曰君臣作魚水書軌一華戎孝通曰微臣信
慶渥何以答華嵩此皆六朝人連句也但其時曰連句
不曰聯句耳方勺泊宅編又引劉中壘壘謂泥中中露衛

二人各式微之詩蓋二人所作以為聯句所起此未免
附會至古人聯句大概先分韻而後成詩梁武帝華光
殿聯句曹景宗後至詩韻已盡沈約以所餘競病二字
與之曰所餘二韻則分韻後之所餘也陳後主集有序
宣猷堂宴集五言曰披鈎賦咏逐韻多少次第而用在
座有江總陸瑜孔範等三人後主詔得進格白居易擲
斥拆借諸人詩用韻與所得韻次前後正同曾不攙亂
可知古人聯句先探鈎韻字各據所得循序賦之正如
後世韻格也

杜集中有夏衣李尚書筵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又有與
李之芳宇文或三人聯句則唐人聯句不自昌黎始

柏梁體

漢武宴柏梁臺賦詩人各一句句句皆用韻後人遂以每

句用韻者為柏梁體然柏梁以前如漢高大風歌荆卿
易水歌又如靈寶謠云吳王出遊觀震湖龍威丈人山
隱居北上包山入靈墟乃入洞庭竊竊禹書天地大文不
可歸此文長傳百六初若強取之喪國廬可見此體已
久有之不自柏梁始也但聯句之每句用韻者乃為柏
梁體耳

和韻

劉貢父詩話唐時賡和有次韻先後無易有依韻同在韻如張文潛
離黃州詩而和充杜玉華宮詩是也有用韻用彼韻不必和如韓
吏部用皇甫陸渾山火之類是也又有和詩不和韻者
如賈至早朝大明宮之作王維岑參杜甫皆有和章而

不用其韻也次韻實始於元白微之上令狐相國書云
稹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能為詩窮極聲韻或千
言或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過之往往
獻拙舊韻別諧新調名為次韻蓋欲以難相批耳困學
紀聞亦謂古詩有倡有和有雜擬追和之類而無和韻
者唐始有用韻謂同此韻中也後有依韻然不以次最
後有次韻自元白始至皮陸而其體乃成珊瑚鈎詩話
亦謂前人作詩未始祖韻自元白為二浙觀察往來置
郵筒相倡和始依韻而多至千言篇章甚富其自耀云
曹公謂劉元德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豈詩人豪
氣例愛矜誇耶此和韻始於元白之明證也然是時劉

長卿餘干旅舍云搖落暮天迥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
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
何處搗征衣而張籍宿江上館云楚驛南渡口夜深來
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宿今已遠此行殊未
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搗征衣此二詩絕似次韻豈無心
適合耶抑有慕於元白而倣之耶按洛陽伽藍記載王
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氏而娶魏元帝女其故妻寄以
詩曰本爲筐下蠶今爲機上絲得路遂騰去頗憶纏綿
時其繼室代答亦用絲時二韻葉石林玉澗雜書詔類
文有梁武帝同王筠和太子懺悔詩云仍取筠韻則六
朝已有此體以後罕有爲之者至元白始立爲格耳

集句

夢溪筆談謂集句自王荆公始如風定花猶落謝貞詩鳥鳴

山更幽王籍詩

之類有多至百韻者後山詩話亦謂荆公暮

年喜爲集句黃山谷以爲正堪一笑耳然此體實不自
荆公始也金玉詩話及蓼花洲間錄謂宋初已有集句
至石曼卿遂大著嘗有下第集句云一生不得文章刀
欲上青雲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姮娥何惜一枝春
鳳凰詔下雖沾命豺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無用處
著朱騎馬定何人曼卿又以月如無恨月常圓對天若
有情天亦老則固不始於荆公矣其他集句之傳於後
世者孫應以韓詩排雲叫閭闔對杜詩奏賦入明光蔡

天啓以梨園子弟白髮新對江州司馬青衫濕臨邛道
士鴻都客對錦里先生烏角巾閩人林震以與爾同消
萬古愁對勸君更盡一杯酒流水無言草自春對青山
有恨花初謝揚州十里小紅樓對天下三分明月夜陸
放翁我亦輕餘子君當恕醉人元遺山白首放歌行縱
酒清朝有味是無能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鷗萬里誰能
馴事殊興極憂思集天澹雲間今古同皆湊泊如無維
天衣又如孫仲行集句輓朝雲詩家住錢唐東復東偶
來江外寄行踪三湘愁鬢逢秋色半壁殘燈照病容艷
骨已成蘭麝土露華偏濕蕊珠宮分明記得還家夢一
路寒山萬木中更覺清切渾成如出一手而晁美叔嘗

以集句示劉貢父貢父曰君高明之識何至作此等伎
倆集古人句譬如蓬華之士適有佳客既無自己庖厨
而器皿肴蕪悉假貸於人意欲強學豪奢而寒酸之氣
終是不脫東坡答孔毅父集句見贈亦云羨君戲集他
人詩指呼市人如小兒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
家雞退之驚笑子美泣問君久假何時歸世間好事世
人共明月自滿千家墀貢父東城之持論固當矣然因
難見巧亦文人遊戲筆墨之一端也瑩雪雜說又有集
杜詩如扈聖登黃閣贈嚴
閣老亨衢照紫泥贈太
常卿泥融飛燕子地
僻舞鷓鴣並絕
句獻納紆皇眷贈蘇子
京北衣冠拜紫宸太歲
曰詩此又集
杜之始也又文文山集杜詩至二百首按晉時傳咸已

有集經詩其毛詩一篇云聿修厥德令終有倬勉爾遁
思我言維服盜言孔甘其何能淑讒人罔極有覲面目
此則實爲集句之權輿又不自宋初始矣至近日朱竹
垞蓄錦集割裂成句填入詞譜則又斬新創闢前人未
之有也

成語佳對

集句固見巧思然猶集古人詩句也至有經史中成語
可摘爲佳對者如石斛明珠所載韓玉汝治秦州尚嚴
民語曰莫逢韓玉汝有孫臨者對以可怕李金吾東坡
詩君特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又一聯人言盧
杞是奸邪我覺魏徵但嫵媚後陸放翁用之放翁又有
國家科第與風漢天下英雄惟使君之句又梅執禮詩
天之未喪斯文也吾亦何爲不豫哉後山詩話二十四
考中書令王平甫對以萬八千戶冠軍侯王安中元日
致語君子有酒多且旨化國之日舒以長朱新仲詩此
時老子興不淺旦日將軍幸早臨何以報之青玉案我
姑酌彼黃金罍吳師道丈夫不學曹孟德生子當如孫
仲謀平生能著幾兩屐長日惟消一局棋近日厲樊榭
誰其云者兩黃鵠我欲遺之雙鯉魚巖海珊春水方生
公速去桃花淨盡我重來吾友沈佩蘭有句云與我周
旋寧作我爲郎憔悴卻羞郎此生能著幾兩屐一日須
傾三百杯皆極工也

借對法

古人詩賦多有用字音借對之法張子容逢孟浩然詩樽開柏葉酒燈發九枝花借柏字作百字也張喬月中桂詩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借下字作夏字也劉賓客清秋方落唱子夏正離羣不獨夏對秋而子亦借作紫對清字也梁揆鵬鶚離風塵詩高騰霄鳳渚下睨塞鴻賓借渚字作主字也杜甫哭李常侍詩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詩借第字作弟對兒字也劉禹錫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借鴻字作紅字也東坡通印子魚披綿黃雀借子字作紫字也沈括云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惟赤對朱耶對子而狼狽流離乃獸名對鳥

名也又如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亦以楊借作羊字螢雪雜說載省題詩天子居丹宸廷臣獻六歲白髮不憇身外事六么且聽醉中詞俱以六借作綠字也東門種瓜詩青門無外事尺地是生涯以尺字借作赤字也陳傳良仲秋治兵賦云當諸夏之僵武必仲秋而治兵又周以宗強賦故蒼籙之興起始諸姬而阜康以諸字借作朱字也石林詩話王荆公詩自喜田園安五柳但嫌尸視祝擾庚桑人但知柳對桑不知庚亦是數蓋以十日數之也陸佃謝吏部尚書表云六燕相停試銓衡其輕重乙鴻遼遠欲審別其飛翔乙與六亦借對

扇對法

白氏金針有四句作一對者凡詩四句以第一句對第三句第二句對第四句謂之扇對然不自白香山始也小雅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四句已肇其端曹子建云昔我初遷朱華未希今我旋止素雪云飞古塘上曲有云莫以魚肉賤棄捐慈與薤莫以桑麻賤棄捐菅與蒯左太冲咏史云吾希段干木偃息蕃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喬知之定情篇故歲雕梁燕雙去今來隻今日玉庭梅朝紅暮成碧杜少陵奉先咏懷詩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哭鄭司戶蘇少監云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殺貴歿潛夫李青蓮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滿蒼穹浩茫茫萬劫太極長韓昌黎求觀衆邱小心上泰山岑求觀衆流細心泛滄溟深之類固早有此格至香山而最多如書紳之歲計莫如穀飽則不干人日計莫如酒醉則兼忘身咏雪之我知世無幻了無干世意世知我無堪亦無責我事朱陳村之生者不遠別嫁娶先近鄰死者不遠離墳墓多遠村遙咏之此身何足戀萬劫煩惱根此身何足厭一聚虛空塵短歌行之耳目聾暗後堂上調絲竹牙齒缺落時盤中堆酒肉狂言示諸姪之勿言宅舍小不過寢一室何用鞍馬多不能騎兩匹感時之貧賤非不惡道在何足避富貴非不愛時來當自致遣興之昔作少學士圖形入集賢今爲老居士寫貌入香山

如此之類不一而足梅聖俞作續金針但引前人詩云
昔時花下畱連飲暖日天桃鶯亂啼今日江邊容易別
淡烟衰草馬頻嘶以證之猶未廣也後來惟東坡集中
有之如和許朝奉詩云邂逅陪車馬尋芳謝朓洲淒涼
望鄉國得句仲宣樓贈張天驥詩云飢寒天隨子杞菊
自撚菘慈孝董邵南雞狗相乳抱過淮詩云朝離新息
縣初亂一水碧暮宿淮南村已渡千山赤後陸放翁亦
時用此體如東臯客輸米祭祭珠出碓南山僧餉茶細
細雪落磴是也又有律詩以四句作對者亦香山詩如
新篇日日成不是愛聲名舊句時時改無妨悅性情又
有酬劉主簿詩云我隨鷓鴣入烟雲謬上丹墀爲近臣
君同鸞鳳棲荆棘猶著青袍作選人此又五七律之扇
對

禁體詩

禁體詩始於歐陽公守汝陰日因小雪會飲聚星堂賦
詩約不得用玉月梨梅練絮白舞鵝鶴等字歐公所云
脫遺前言笑塵雜搜索高冥窺冥漠者也其後東坡在
穎因禱雪於張龍公獲應亦舉此體其末云汝南先賢
有故事醉翁詩話誰能說當時號令君聽取白戰不許
持寸鐵蓋修歐公故事也然六一詩話記進士許洞會
諸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字於是諸僧皆闕
筆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霜雪星月禽鳥之類也

然則此又歐公所本歟

雙聲疊韻

雙聲疊韻起於六朝南史謝莊傳王元護問莊何者為雙聲何者為疊韻莊答曰元護為雙聲碣磔為疊韻是也劉勰云雙聲隔字而每句疊韻雜句而必睽談藪載梁武帝嘗作五字疊韻詩曰後牖有楸柳命朝士仿之劉孝綽曰梁王長康強沈約曰偏眠船舫邊庾肩吾曰載七每碍壞徐摘曰臣昨祭禹廟殘六斛熟鹿肉何遜用曹瞞故事曰曠蘇姑枯盧吳均沉思良久無所言帝不悅俄有詔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宜付廷尉此疊韻之始也至唐末全句疊韻者最多皮陸嘗以此倡和如

龜蒙之膚愉吳都姝眷戀便殿宴瓊英輕明生竹石滴
瀝碧皮日休之康莊傷荒涼坐虜部五苦又溫飛卿題
賀知章故居云廢砌翳薜荔枯湖無菰蒲老媪賣葎草
愚儒輸逋雨中與李先生期垂釣先後^相失云隔石
覓屐迹西溪送雞啼小鳥擾曉沼犁泥齊低畦皆詞人
翻新鬪巧之作雖不足語於大方要亦一格也至世所
傳屋北鹿獨宿溪西雞齊啼則明徐晞為郡吏時郡守
所出晞為屬對者也又雙聲一體北史魏收傳崔巖嘗
以雙聲嘲收曰遇魏收衰曰愚魏魏答曰顏巖暱瘦是
誰所生羊頤狗頰頭團鼻平飯房苓籠著孔嘲釘此雙
聲之法也皮日休雜體詩序曰詩云螭蟪在東鴛鴦在

梁雙聲之始也六朝詩如王融之園衡炫紅蕖湖行畢
黃華唐詩如溫庭筠之棲息銷心象簷楹益艷陽皆仿
雙聲而爲之者也按古人亦有不全句疊韻但二字疊
韻者亦有不全句雙聲但二字雙聲者杜詩於此等處
最嚴如支離對漂泊則雙聲也悵望對蕭條則疊韻也
雲溪友議引月影侵簷冷江光逼履清謂侵簷則疊韻
逼履則雙聲也又引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鳥雙聲
謂幾家及村草吹唱及隔江皆二字同音當於唇齒喉
舌間辨之也

金人王寂有送王平仲詩潦倒少嬰鏹臞儒餘愚迂
半面便徒羨無渠吾胡娛袖午久不偶鋪書如枯株
落寞各作惡吟申蓮姑須臾放浪曩骭麟囊裝將長揚
僵蹇晚倦獻徜徉藏光芒著雨苦齟齬蒼茫荒羊腸
黯淡厭漸險彷徨傷王陽高季迪吳宮詞筵前憐嬋
娟醉媚睡翠被精兵驚升城棄避愧墜淚

詩句有全平仄者

西清詩話載晏元獻謂梅聖俞古人章句中全用平聲
如枯桑知天風是也但恨未見仄字耳聖俞旣別乃作
仄體寄公有月出斷岸口影照別舸背之句然古詩一
句全用平仄者并有一句平一句仄相連成文者如青
蓮北上行之馬足蹶側石車輪摧高岡醉起之處世若
大夢胡烏勞其生陳情之飄風吹雲霓蔽目不得語安

陸之飛蘿搖春烟入遠構石室少陵述懷之摧頽蒼松
根地冷骨未朽赴奉先之憂端齊終南頽洞不可撥北
征之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西枝村之明燃林中薪
暗汲石底井韓昌黎南山詩之橫雲時平凝點點露散
岫隴吏之官當明時來事不待說委東坡之朦朧舍高
峰晃蕩射石壁元人袁桷梁山灤詩交流千尋峰會合
百谷水揚載紀夢詩萬劫永不死如循環無端范梈甘
蔗洲詩暫解霧露毒因知江山寬查初白廬山詩墮雲
如奔逃片片掠面去皆一句全平一句全仄至昌黎南
山詩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輻輳或錯若繪畫或繚若篆
籀則并二句全仄矣古詩羅衣何飄飄輕裾隨旋風則

二句全平矣不特此也卽七言亦有全平仄者少陵詩
有客有客字子美中巴之東巴東山昌黎贈劉生之青
鯨高摩波山浮送僧隆觀之浮屠西來何施爲義山韓
碑詩之封狼生豸豸生羆帝得聖相相曰度入蔡縛賊
獻太廟梅聖俞木假山詩形侔三山中雄會東坡以清
絲絹寄魯冀州詩鵝溪清絲清如水趙秉文太寧山詩
羣山西來高崔嵬方夔巖峰詩巖峰孤尖來何雄又贈
郭翼詩日出衆鳥繞屋語吳梅村行路難詩梁王臺成
何崔嵬打冰詞霜紈方空張輕烟此又七言之全平仄
者至通首以一句平一句仄相間又始於皮陸今所傳
皮日休之疎杉低通墻冷鷺立亂浪是也何景明又仿

其體作五平五仄詩秋原何蕭蕭耳目去雜茸枯荷獨
穿塘苦霧尚抱隴寒風吹空林落日照古塚徘徊觀陳
踪露下髮忽竦并有七平七仄詩如吐舌萬里唾四海
七變入曰采出甲離鞋飛髻垂織羅梨花梅花參差開
之類此又因五平五仄而廣為七言也宋以後詩晏梅
二公固無由知唐詩之全平全仄不可勝數如是晏梅
二公俱號博洽豈未之見耶又律詩中有一句全仄者
如元遺山集中秀山行云古木凍欲折惡雨五排首句
惡雨復惡雨又病中五排起句云戰勝頗自恃薩都刺
之送客月在地半日不見路張仲舉之日色不到地亦
全用仄聲也

詩詞專用本家本人事

東坡贈張子野詩云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十鬢毛
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猶有
齒江東刺史已無腸平生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
堂此通首皆用張姓故事也送鄭戶曹詩公業有田常
乏食廣文好客竟無糧亦用鄭太鄭虔故事李俊民壽
玉籌堂詩此生但覺醉鄉寬王續誰謂螭猶北海螭王猛處
處相迎皆倒屣王粲人人共喜欲彈冠王陽州應向日懸刀
夢王濬山試今朝拄笏看王猷仙馭未來緹氏鶴月明吹徹
玉笙寒王喬鳥衣歷歷是名家人物於今比晉多俗論不
侵揮麈話王行壯懷多付缺壺歌王敷雖無金勒堪調馬王濟

賴有黃庭可換鵝王羲之見說長江欲飛渡王那須冰合望
漳沁王二首全用王家故事也近時查初白送劉大山
詩云詩酒劉家代有人不煩事事乞諸鄰篇章分得隨
州派釀法爭傳白墮神亦專用劉家事

梁溪漫志王安中見人家壁上題字亦名安中而無
姓乃題一詩於後云蜀客更名緣好尚漢臣書姓為
同官孟公自合名驚座子夏尤宜戴小冠益號文章
緣兩李翊書制誥有諸韓二元各自分南北付與時
人仔細看通篇皆用同名事夷堅志楊察侍郎謫信
州及召還有士子十二人送之察即席賦詩曰十二
天之數今宵席客盈位如星占野人似月分卿極醉

巫山側聯吟嶰管清他年烏舜牧協力濟蒼生此全
首切合十二字也政和間一士人遊名妓崔念四家
作詞云識箇人人恰正年年歡會似賭賽六隻渾四
向巫山重重去如魚水兩情美同倚了畫欄十二倚
了又還重倚兩日不來時時在人心裏擬問卜常占
歸計揀三八清齋望永同鴛被驀然被人驚覺夢也
有頭無尾此又通首切合廿四字又有明月妓柳金
南年二十四自作詞云小妾年方二紀檀板重敲十
二欄杆倚遍步重移兩度巫山雲雨二十八宿手中
輪數不到星張翼尾此亦仿宋人而為之者

